續高僧傳/卷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四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五

卷第二十六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

感通上　〈正傳三十四　附見四〉

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

勒那漫提，天竺僧也，住元魏洛京永寧寺，善五明，工道術。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，天情博識，每國家營宮室器械，無所不關，利益公私，一時之最。又勅令修理永寧寺，見提有異術，常送餉祇承，冀有聞見。而提視之平平，初無敘接，文心恨之。

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，曾與提西域舊交，乘馬衣皮，時來造寺，二人相得，言笑抵掌，彌日不懈。文旁見夷言，不曉往復，乃謂提曰：「弟子好事人也，比來供承，望師降意，而全不賜一言。此北狄耳，獸心人面，殺生血食，何足可尚，不期對面遂成彼此。」提曰：「爾勿輕他，縱使讀萬卷書，用未必相過也。」懷文曰：「此有所知，當與角伎賭馬。」提曰：「爾有何耶？」曰：「筭術之能。無問望山臨水，縣測高深，圍圞踰窖，不舛升合。」提笑而言曰：「此小兒戲耳。」庭前有一棗樹極大，子實繁滿，時七月初，悉已成就。提仰視樹曰：「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？」文怪而笑曰：「筭者所知，必依鉤股標准，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。草木繁耗，有何形兆？計斯實漫言也。」提指蠕蠕曰：「此即知之。」文憤氣不信，即立契賭馬。寺僧老宿咸來同看，具立旁證。

提具告蠕蠕，彼笑而承之。文復要云：「必能知者幾許成核，幾許菸死無核？」斷許既了，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，似今秤錘，穿五色線，線別貫白珠，以此約樹，或上或下，或旁或側，抽線□眼，周迴良久，向提撼頭而笑，述其數焉。乃遣人撲，子實下盡，一一看閱，疑者文自剖看，校量子數成不，卒無欠賸，因獲馬而歸。

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，自云：「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，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，待人伐足乃還放去，不以為難。此但數術耳，但無知者誣我為聖，所以不敢。」提臨欲終，語弟子曰：「我更停五三日，往一處行。汝等念修正道，勿懷眷戀。」便寢疾閉户而臥。弟子竊於門隙視之，見提身不著床，在虛仰臥，相告同視，一僧忽欬，提還床如舊，遙謂曰：「門外是誰，何不來入？我以床熱，故取涼耳，爾勿怪也。」是後數日便捨命矣。

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

釋超達，未詳其氏，元魏中行業僧也，多學問，有知解。帝禁圖讖尤急，所在搜訪，有人誣達有之，乃收付滎陽獄。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，達以實告，公大怒，以車輪繫頸，嚴防衛之。自知無活路，專念觀世音，至夜四更，忽不見車輪所在，見守防者皆大昏睡。因走出外，將欲遠避，以久繫獄，腳遂攣急，不能及遠。行至天曉，虜騎四出追之，達惟逃必不免，因伏草中。騎來蹋草並靡，雖從邊過，對而不見，仰看虜面，悉以牛皮障目。達一心服死，至誠稱念，夜中虜去，尋即得脫。

又，僧明道人，為北臺石窟寺主。魏氏之王天下也，每疑沙門為賊，收數百僧，互繫縛之。僧明為魁首，以繩急纏，從頭至足，剋期斬決。明大怖，一心念觀音，至半夜覺繩小寬，私心欣幸，精禱彌切，及曉索然都斷，既因得脫，逃逸奔山。明旦獄監來覓不見，唯有斷繩在地，知為神力所加也，即以奏聞，帝信道人不反，遂一時釋放。

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

釋慧達，姓劉，名窣〈(蘇骨反。)〉和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。先不事佛，目不識字，為人兇頑，勇健多力，樂行獵射，為梁城突騎，守於襄城。父母兄弟三人並存，居家大富，豪侈鄉閭，縱橫不理。後因酒會，遇疾命終，備覩地獄眾苦之相，廣有別傳，具詳聖迹。達後出家，住于文成郡，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，見有廟像，戎、夏禮敬，處于治下安民寺中。曾往吳越，備如前傳。

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，便事西返，行及涼州番禾郡，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。人莫有曉者，乃問其故，達云：「此崖當有像現，若靈相圓備，則世樂時康，如其有闕，

則世亂民苦。」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，其骨並碎，如葵子大，可穿之，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。寺有碑云：「吾非大聖，遊化為業。」文不具矣。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，忽大風雨，雷震山裂，挺出石像，舉身丈八，形相端嚴，唯無有首。登即選石，命工彫鐫別頭，安訖還落，因遂任之。魏道陵遲，其言驗矣。逮周元年，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，徹照幽顯，觀者異之，乃像首也，便奉至山巖安之，宛然符會。儀容彫缺四十餘年，身首異所二百餘里，相好還備，太平斯在。保定元年，置為瑞像寺焉，乃有燈光流照，鍾聲飛響，相續不斷，莫測其由。建德初年像首頻落，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，乃令安處，夜落如故，乃經數十，更以餘物為頭，終墜於地。後周滅佛法，僅得四年，隣國殄喪，識者察之，方知先鑒，雖遭廢除，像猶特立。開皇之始，經像大弘，莊飾尊儀，更崇寺宇。大業五年，煬帝躬往，禮敬厚施，重增榮麗，因改舊額為感通寺焉。故令模寫傳形，量不可測，約指丈八，臨度終異，致令發信，彌增日新。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，故謁達之本廟，圖像儼肅，日有隆敬。自石、隰、慈、丹、延、綏、威、嵐等州，並圖寫其形，所在供養，號為劉師佛焉。因之懲革胡性，奉行誡約者殷矣。見《姚道安製像碑》。

魏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

釋明琛，齊人。少遊學兩河，以通鑑知譽。然經論雖富，而以徵難為心。當魏明代，釋門云盛，琛有學識，遊肆而已，故其雅量，頗非鴻業。時有智翼沙門，道聲載穆，遠近望塵，學門若市。琛不勝幽情，深忌聲略，私結密交，廣搜論道。初為《屋子論議法》，立圖著經，外施名教，內搆言引，牽引出入，罔冒聲說，聽言可領，及述茫然。勇意之徒相從雲集，觀圖望經，怳若雲夢，一從指授，渙若冰消。故來學者先辦泉帛，此《屋子法》入學遂多，餘有獲者，不能隱祕，故琛聲望少歇於前。乃更撰《虵勢法》。其勢若葛亮《陣圖》常山虵勢，擊頭尾至，大約若斯。還以法數，傍虵比擬，乍度乍卻，前後參差。余曾見圖，極是可畏，畫作一虵，可長三尺，時屈時伸，傍加道品。大業之季，大有學之，今則不行，想應絕滅。

初，琛行《虵論》，遍於東川，有道行者深相諫喻，決意已行，博為道藝。潞州上邑，思弘《法華》，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，請僧〈(忘其名。)〉往講。琛素與知識，聞便往造。其人聞至，中心戰灼，知琛論道不可相抗，乃以情告曰：「此邑初信，事須歸伏。諸士俗等已有傾心，願法師不遺故舊，共相成贊。今有少衣裁，輒用相奉。」琛體此懷，乃投絹十疋。琛曰：「本來於此，可有陵架意耶？幸息此心。」然不肯去，欲聽一上。此僧彌怖，事不獲已，如常上講。琛最後入堂，賣絹束撥，在眾中曰：「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遺，請不須論議。然佛法宏曠，是非須分。脫以邪法化人，幾許誤諸士

俗。」高座聞此，懾怖無聊，依常唱文，如疏所解。琛即喚住，欲論至理。高座爾時神意奔勇，泰然待問，琛便設問，隨問便解，重疊雖多，無不通義。琛精神擾攘，思難無從，即從座起，曰：「高座法師猶來闇塞，如何今日頓解若斯？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，不爾何能至耶？」高座合堂，一時大笑。

琛即出邑，共伴二人投家乞食，既得氣滿，噎而不下。餘解喻：「何所諍耶！論議不來，天常大理，何因頓起如許煩惱？」琛不應，相隨東出，步步嘆吒。登嶺困極，止一樹下，語二伴曰：「我今煩惱，熱不可言，意恐作蛇。」便解剔衣裳，赤露而臥，翻覆不定，長展兩足。須臾之間，兩足忽合而為蛇尾，翹翹上舉，仍自動轉。語伴曰：「我作《蛇勢論》，今報至矣。卿可上樹，蛇心若至，則有吞噬之緣。可急急上樹。」心猶未變，伴便上樹，仍共交語：「悔作《蛇論》！果至，如何？」言語之間，奄便全身作蛇，唯頭未變，亦不復語。宛轉在地，舉頭自打，打仍不止，遂至於碎。欻作蟒頭，身形忽變，長五丈許，舉首四視，目如火星。于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揔至，此蟒舉頭，去地五六尺許，趣谷而下，諸蛇相隨而去。其伴目驗斯報，至鄴說之。

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

釋道泰，元魏末人，住常山衡唐精舍。夢人謂曰：「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。」泰心惡之，及至期年遇重病，甚憂，悉以身資為福。友人曰：「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，與一稱觀世音同。君何不至心歸依，可必增壽。」泰乃感悟，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，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户外而入，見觀音足趺踝間金色朗照，語泰曰：「汝念觀世音耶？」比泰褰帷，須臾不復見，悲喜流汗，便覺體輕，所患遂愈。年四十四，方為同意說之。泰後終於天命。更有一僧，其緣同泰，故不疏耳。

梁九江東林寺釋僧融傳六

釋僧融，梁初人，住九江東林寺。篤志汎博，遊化己任。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，先有神廟，不復宗事，悉用給施，融便撤取送寺，因留設福。至七日後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，母甚惶懼，乃更請僧讀經行道，鬼怪遂息。融晚還廬山，獨宿逆旅，時天雨雪，中夜始眠，見有鬼兵，其類甚眾，中有鬼將帶甲挾刃，形奇壯偉。有持胡床者，乃對融前踞之，便厲色揚聲曰：「君何謂鬼神無靈耶？」速曳下地，諸鬼將欲加手，融默稱觀世音，聲未絕，即見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，著黃皮袴褶，手捉金剛杵擬之，鬼便驚散，甲冑之屬碎為塵粉。

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，後為劫賊引，夫遂逃走，執妻繫獄，遇融於路，

求哀請救。融曰：「唯至心念觀世音，更無言餘道。」婦入獄後稱念不輟，因夢沙門立其前，足蹴令去。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，見門猶閉，閽司數重守之，計無出理，還更眠，夢見向僧曰：「何不早出，門自開也。」既聞即起，重門洞開，便越席而出。東南數里將值民村，天夜闇冥。其夫先逃，夜行晝伏，二忽相遇，皆大驚駭，草間審問，乃其夫也。遂共投商者遠避，竟得免難。

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

釋法力，未詳何人，精苦有志德。欲於魯郡立精舍，而財不足，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，將事返寺，行空澤中，忽遇野火，車在下風，無得免理。于時法力倦眠，比覺而火勢已及，因舉聲稱「觀」，未逮「世音」，應聲風轉，火焰尋滅，安隱而還。又沙門法智者，本為白衣，獨行大澤，猛火四面一時同至，自知必死，乃合面於地，稱觀世音，怪無火燒，舉頭看之，一澤之草纖毫並盡，唯智所伏僅容身耳。因此感悟，出家為道，厲精翹勇，眾所先之。又沙門道集，於壽陽西山遊行，為二劫所得，縛繫於樹，將欲殺之，唯念觀世音，守死而已。劫引刀屢斫，皆無傷損，自怖而走。集因得脫，廣傳此事。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，唯念觀音，挽弓射之，欲放不得，賊遂歸誠，投弓於地，又不能得，知是神人，捨而逃走，禪等免脫，所在通傳。並魏末人。別有《觀音感應傳》，文事包廣，不具敘之。

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

釋植相，姓郝氏，梓橦涪人。嘗任巴西郡吏，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揚都，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，便願出家。及還上蜀，決誓家屬，并其妻子既同相志，一時翦落。自出家後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，一食常坐，正心佛理，以命自期。

時南武都，今孝水縣也，有法愛道人高銜道術，相往觀之。愛於夕中自以咒力現一大神，身著衣冠，容相瑰偉，來舉繩床，離地四五尺。相便誦戒，神即馳去，斯須復來，舉床僅動一角，如前復去。俄爾又來，在相前立，相正意貞白，初無微動，尋爾復去，於屋頭現面，舍棟破裂，其聲甚大，相亦無懼。神見不動，便來禮拜，求哀懺悔。至旦語愛曰：「汝所重者，此是邪術，非正法也，可捨之。」相後往益聽講，以生在邊鄙，言頗涉俗，雖遭輕誚，亡懷在道，都不忤意。又因行路寄宿道館，道士有素聞相名，恐化徒屬，拒不延之。其夜群虎遶院相吼，道士等通夕不安，及明追之，從受菩薩戒焉。又曾行弘農，水側見人垂釣，相勸止之，不從其言，即唾水中，忽有大虵擎頭，四顧來趣，釣者因即歸命，投相出家。

時梁道漸衰，而涪土軍動，與彖法師分飛異域。彖入靜林山，相入青城山，聚徒集業。梁王蕭撝素相欽重，供給撩民，以為營理。未暇經始，便感重疾，知命不救，謂弟子曰：「常願生淨土，而無勝業。雖不生三途，亦不生天堂，還生涪土作沙門也。汝等努力行道，方與吾會。」跏坐儼然，奄便遷化，時年三十有四。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，皆來嘆異，禮拜供養，改俗行善。弟子銜命，露屍松下。初，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柏林寺，院宇成就，於堂頭植梧桐一株，極為繁茂，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。又，維那此旦打鍾初不發聲，大小疑怪，不測所以。上座僧起，謂有大變，執錫逃避。須臾信報，相已終卒。樹枯鍾噎，表其遷化之晨也。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，而潛運之感，殆非人謀。

梁初又有道香、僧朗，並有神異，其迹略同，誌公之類矣。

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

釋僧林，吳人，深有德素，行能動物。梁大同中，上蜀至潼州。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圌山，上有神祠，土民敬之，每往祭謁。林往居之，禪默累日，忽有大蟒縈繩床前，舉頭如揖讓者，林為授三歸，受已便去，自爾安怙，卒無災異。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，自林栖託已來，便有兩頭依林而住。有初見者云度水來，及後林出山門，猿還泅渡，如此非一。年月淹久，孚乳產生，乃有數十。有時送林至龍門口，竚望而返。後往赤水巖故寺中，屋宇並摧，止有叢林，便即露坐。有虎蹲於林前，低目視林，乃為說法，良久便去。爾後孤遊雄悍，不避惡獸。常行仁濟，感化極多。末卒于潼部。

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

釋慧簡，不知何許人。梁初在道，戒業弘峻，殊奇膽勇。荊州廳事東，先有三間別齋，由來屢多鬼怪。時王建武臨治，猶無有能住者，唯簡是王君門師，專任居之，自住一間，餘安經像。俄見一人黑衣無目，從壁中出，便倚簡門上。時簡目開心了，但口不得語，意念觀世音。良久，鬼曰：「承君精進，故來相試。今神色不動，豈復逼耶？」欻然還入壁中。簡徐起，澡漱禮誦訖，還如常眠寐，夢向人曰：「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，為性剛直，多所不堪。君誠淨行好人，特相容耳。」於此遂絕。簡住積載，安隱如初，若經他行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。

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

釋僧朗，涼州人。魏虜攻涼城，民素少，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，隊別兼之。及賴□

所擬，舉城同陷，收登城僧三千人。至軍將見魏主所，謂曰：「道人當坐禪行道，乃復作賊。深當顯戮，明日斬之。」至期食時，赤氣數丈，貫日直度。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，奏曰：「上天降異，正為道人，實非本心，願不須殺。」帝弟赤竪王亦同諫請，乃下勅止之，猶虜掠散配役徒，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。及魏軍東還，朗與同學中路共叛，陣防嚴設，更無走處，東西絕壁，莫測淺深，上有大樹，旁垂崖側，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。時夜大闇，崖底純棘，無安足處，欲上岸頭，復恐軍覺，投計棲遑，捉繩懸住，勢非支久。共相謂曰：「今厄至矣，唯念觀世音耳。」便以頭扣石，一心專注。須臾，光明從日處出，通照天地，乃見棘中有得下處，因光至地，還忽暗冥，知是神也，相慶感遇，便就以眠。良久方曉，始聞軍眾警覺。將發，而山谷萬重，不知出路，唯望日行。值一大虎出在其前，相謂曰：「雖脫虜難，復入虎口。」朗曰：「不如君言，正以我等有感，所以現光。今遇此虎，將非聖人示路也？」於是二人徑詣虎前，虎即前行，若朗小遲，虎亦暫住，至曉遂得出路，而失虎所在。便隨道自進，七日達于仇池，又至梁漢，出于荊州。不測其終。

魏泰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二

釋僧意，不知何人，貞確有思力，每登座講說，輒天花下散，在于法座。元魏中，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，迄於暮齒，精誠不倦。寺有高驪像、相國像、胡國像、女國像、吳國像、崑崙像、岱京像，如此七像並是金銅，俱陳寺堂，堂門常開，而鳥獸無敢入者，至今猶爾。故靈裕《像讚》云：「應感而來，誠無指屬。」豈神通冥著、理隔尋常之議乎！意奉法自資，束躬供養。將終前夕，有一沙彌死來已久，見形禮拜云：「違奉已來，常為天帝驅使，栖遑無暇，廢修道業。不久天帝請師講經，願因一言得免形苦。」意便洗浴燒香，端坐靜室，候待時至。及期，果有天來，入寺及房，冠服羽從，偉麗殊特。眾僧初見，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，不生驚異，及意爾日無疾而逝，方知靈感。其都講住在兗州，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，後試檢勘，皆同日而終焉。有說云僧意、志湛即朗公同侶，前傳闕之，故今緝綴。湛得初果，其塔見存，在泰山靈巖寺側，見別傳。

魏泰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

釋僧照，未詳氏族，住泰山丹嶺寺。性虛放，喜追奇，每聞靈迹譎詭，無不登踐。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，仙聖攸止，以魏普泰年行至滎山。見飛流下有穴，因穴隨入，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，逐微徑東北上數里，得石渠，闊兩三步，水西流，清而且徹，帶渠

藥草，延蔓委地。渠北有瓦舍三口，形甚古陋，庭前穀穗縱橫，鳥雀殘食。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，中間有鐵臼兩具，亦有釜器，並附遊塵，都無炊爨之迹，西頭屋內有一沙門，端坐儼然，飛塵沒膝，四望唯見茂林懸澗，非復人居。須臾逢一神僧，年可六十，眉長丈餘，盤掛耳上。相見欣然如舊，問所從來，自云：「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，一人外行未返，一人死來極久，似入滅定，今在西屋內，汝見之未？今日何姓為主？答是魏家，僧云：「魏家享國已久，不姓曹耶？」照云姓元，僧曰：「我不知。」遂取穀穗，擣之作粥，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，與之令噉。僧云：「汝但食，我不噉此。」又問誦何經，照云：「誦《法華》。」神僧頷頭曰：「大好精進業。今東屋格上如許經，並自誦之，欲得聞不？」照合掌曰：「唯敢聞命。」彼遂部別誦之，聲氣朗徹，乃至通夜。照苦睡，僧曰：「但睡，我自恒業耳。」達日不眠，更為造食。照謝曰：「幸得奉謁，今且暫歸，尋來接事。」僧亦不留，但言：「我同學行去，汝若值者，大有開悟，恨不見之。既言須歸，好去！」照尋路得還，結侶重往，瀑布與穴，莫測其處。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，既多餘涉，不無其理云。

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四

釋道豐，未詳氏族，世稱得道之流。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，不求利養，或云鍊丹黃白，醫療占相，世之術藝，無所不解。齊高往來并、鄴，常過問之，應對不思，隨事標舉。帝曾命酒并蒸肫，勅置豐前，令遣食之，豐聊無辭讓，極意飽噉，帝大笑，亦不與言。駕去後，謂弟子曰：「除卻牀頭物。」及發撤床，見向者蒸肫猶在，都不似噉嚼處。

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，每日至西，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。此僧私喜謂覩靈瑞，日日禮拜。如此可經兩月，後在房臥，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：「天下更何處有佛，汝今道成，即是佛也。爾當好作佛身，莫自輕脫。」此僧聞已，便起特重，傍視群僧猶如草芥，於大眾前側手指胸云：「你輩頗識真佛不？泥龕畫像，語不能出脣，智慮何如？你見真佛不知禮敬，猶作本日欺我，悉墮阿鼻。」又眼精己赤，叫呼無常，合寺知是驚禪。及未發前舁詣豐所，徑即問曰：「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？」答曰：「實見。」又曰：「汝聞枕間遣作佛耶？」答曰：「實然。」豐曰：「此風動失心耳，若不早治，或狂走難制。」便以針針三處，因即不發。

及豐臨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在山久，令汝等有谷汲之勞。今去無以相遺，當留一泉與汝。既無陟降辛苦，努力勤修道業。」便指竈傍去一方石，遂有玄泉澄映，不盈不減，於今見存。

齊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

釋圓通，不知氏族。少出家，汎愛通博，以溫敏見稱。住鄴都大莊嚴寺，研諷《涅槃》，文旨詳覈。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，講下有一客僧，形服疏素，履操弘雅，因疾乃投諸寺中。僧侶以其所患纏附，臭氣熏勃，皆惡之，無敢停者。通觀其量識宏遠，深異其度，乃延之房中，雖有穢污，初無輕憚，日積情欵，薄通其意。問何所學，答曰《涅槃》。通以素業相沿，宛然若舊，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，並敘而談之。客僧亦同其所引，更為章句，判釋冷然，雅有其致。通欣於道合，更倍由來，經理湯藥，曉夕相守。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：「客人寄患，服此為佳。」客遂顰眉飲之，一咽便止，夏了病癒，便辭通去。通曰：「今授衣將逼，官寺例得衣賜，可待三五日間，當贈一襲寒服。」客云：「藉亂不少，何容更煩！」通固留之，作衣遺已，臨別執通手誡曰：「修道不欺暗室。法師前以酒見及，恐傷來意，非正理也。從今已往，此事宜斷。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？小僧住下舍小寺，正在石窟北五里，當繞澗，驛東有一小谷，東出即竹林寺。有緣之次，念相訪也。」通敬謝前誡，當必往展，於是而別。至明年夏初，以石窟山寺，僧往者希，遂減莊嚴、定國、興聖、揔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。通時爾夏預居石窟，意訪竹林，乃大集客主，問寺所在，眾皆大笑，誡通勿傳此妖言，竹林竟無適，莫乃流俗之恒傳耳。」通惟客僧見投，非常款遇，言及斯事，計非虛指。眾亦異焉，乃各賣香花，與通俱行。至寺北五里，小谷東出，少通人逕。行可五里，昇于山阜，見一老公，手巾袹額，布裙短褐，執钁開荒二十餘畝。遙見群僧，放馬而前曰：「何處道人？不依徑路。」僧云：「住在石窟，欲向竹林。」公大怒，曰：「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，我兒遮護，被打幾死。今復將此面目來耶！」曳钁來逐，群僧十餘望谷馳走。獨不逐通，語通曰：「是你，干健不返，放使入山餧虎。」通即東出，數里值一曲澗，淺而森茂，尋澗又東，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。通問竹林所在，應聲答曰：「從何處來，豈非圓通法師乎！」通曰：「是矣。」遂披林踰險就通，略敘離闊，喜滿言情，曰：「下山小寺，僧徒烏合，心性動止，多不稱具瞻。雖然，已能降重，終須到寺。」相進數里，忽見雙闕高門，長廊複道，脩竹干雲，青松蔽日，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，凡有十行，皆鋪首銜環，金銅綺飾，貯以粟豆，傍有馬跡，而掃洒清淨。乃立通門左，告云：「須前諮大和尚。」須臾引入，至講堂西軒廊下，和尚坐高床，侍列童吏五六十人。和尚年可九十許，眉面峰秀，狀類梵僧，憑案理文書，傍有過事者。通禮謁卻立，和尚命曰：「既住官寺，厚供難捨，何能自屈此寺？誠無可觀。」通具述意故，乃令安置，將通巡房禮訊，見兩房僧各坐寶帳，交絡眾飾，映奪日光。語引僧云：「彼是何人？輒敢來入。」振手遣去。僧有慙色，顧謂通曰：「情意不同，令人阻望。且就小僧住房，可以消息。」乃將入室，具敘昔緣，并設中食，食如鄴中常味。食後引觀，圖像莊嚴，園池臺閣，周遊歷覽，不

可得遍。通因自陳曰：「儻得廁迹風塵，常供掃洒，生願畢矣。」僧曰：「相逢即以為意，但須諮和尚，未知果不。」夜與通宿，曉為諮白，和尚曰：「甚知來意，不惜一房。凡受官請，為報不淺，依如僧法，不得兩處生名。今且還去，除官名訖，來必相容。勿以為恨。」即遣送出，至馬槽側，顧慕流淚，自傷罪重，不蒙留住。執僧手別，西行百步，迴望猶見門闕儼然，步步返望，更行兩里許，欻見峰崿巉巖，非復寺宇。悵望尋路，行達開荒之地，了無蹤緒，但有榛木耳。

識者評云：前者舉钁驅僧，假為神怪，令通獨進，示見有緣耳。言大和尚者，將不是賓頭盧耶？如《入大乘論》，尊者賓頭盧、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，散在諸山渚中；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籌，住壽於世，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。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鍾唄響洞發山林，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。

余往相部尋鼓山焉，在故鄴之西北也，望見橫石，狀若鼓形，俗諺云：「石鼓若鳴，則方隅不靜。」隋末屢聞其聲，四海沸騰，斯固非妄，左思《魏都賦》云「神鉦迢遰於高巒，靈響時警於四表」是也。自神武遷鄴之後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，或樵採陵夷，或工匠窮鑿，神人厭其諠擾，捐捨者多，故近代登臨，罕逢靈跡。而傳說竹林，往往殊異，良由業有精浮，故感見多彩。

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，遙見山巔大道，列樹青松，尋路達宮，綺華難紀，珍木美女，相次歡娛，問其丈夫，皆云：「適往少室，逼暮當還。」更進數里，並是竹林，尋徑西行，乃得其寺。眾僧見客，歡遇承迎，供給食飲，指其歸路，乃從山西北下，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。暨周武平齊，例無僧服。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，謝病歸家，養素閭巷，洽聞內外，慈濟在懷，先廢老僧，悉通收養。宅居讀誦，忽聞有扣門者，令婢看之，見一沙門執錫擎鉢，云：「貧道住鼓山竹林寺，逼時乞食。」彌近門聲接，乃遙應曰：「眾僧但言乞食，何須詐聖。」身自往觀，四尋不見，方知非常人也，悔以輕肆其口，故致聖者潛焉。

近武德初年，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，高潔僧也。獨靜修禪，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，休怪之，謂尋山僧也，入房取坐具，將往禮謁。及後往詣，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，大者在後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，白雲北迎，　　靄不見。後經少時，又見一僧東趣巖壁，休追作禮，遂入石中。此巖數有鍾鳴，依時而扣，雖蒙聲相，不及言令。斯亦感見參差，不可一准。大略為言，巖穴靈異，要惟虛靜，必事喧雜，希聞奇相矣。

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

釋慧寶，氏族未詳，誦經二百餘卷，德優先達，時共知名。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，行達艾陵川失道，尋徑入山，暮宿巖下。室似人居，迴無所見，寶端坐室前，上觀松樹，

見有橫枝懸磬，去地丈餘。夜至二更，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，口云：「此中何為有俗氣？」寶即具述設敬，與共言議。問寶即今何姓統國，答曰：「姓高氏，號齊國。」寶問曰：「尊師山居早晚？」曰：「後漢時來。長老得何經業？」寶恃己誦博，頗以自矜。山僧曰：「修道者未應如此。欲聞何經，為誦之。」寶曰：「樂聞《華嚴》。」僧即少時誦之便度，聲韻諧暢，非世所聞；更令誦餘，率皆如此。寶驚歎曰：「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？」報曰：「汝是有作心，我是無作心。夫忘懷於萬物者，彼我自得矣。」寶知為神異也，求哀乞住。山僧曰：「國中利養，召汝何能自安！且汝情累未遣，住亦無補。」至曉便捨去。寶遂返尋行迹，達鄴敘之。

齊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

釋僧雲。不知何人也。辯聰詞令備明大小。崇附齋講恒以常住。齊鄴盛昌三寶。雲著名焉。住寶明寺襟帶眾理。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。眾並集堂。雲居上首乃白眾曰。戒本防非。人人誦得。何勞煩眾數數聞之。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。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。咸從之。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。將昇草坐。失雲所在。大眾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。一時崩騰四出追覓。乃於寺側三里許。於古塚內得之。遍體血流如刀割處。借問其故。云有一丈夫。執三尺大刀厲色瞋云。改變布薩妄充豎義。刀膾身形痛毒難忍。因接還寺竭情懺悔。乃經十載說戒布薩。讀誦眾經以為常業。臨終之日。異香迎之神色無亂。欣然而卒。時感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彝倫云。

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

釋僧遠，不知何人，住梁州薛寺。為性疏誕，不修細行，好追隨流宕，歡醼為任。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：「汝是出家人，面目如此，猶縱造惡，何不取鏡自照？」遠忽覺，驚悸流汗，至曉以瓮水自映，乃見眼邊烏黯，謂是垢汗，便洗拭之，眉毛一時隨手落盡。因自咎責，奈遭此譴，遂改革常習，反形易性，弊衣破履，一食長齋，遵奉律儀，昏曉行悔，悲淚交注。經一月餘日，又夢前人含笑謂曰：「知過能改，是謂智乎！赦汝前愆，勿復相續。」忽驚喜而覺，流汗遍身，面目津潤，眉毛漸出。遠頻感兩報，信知三世。自後竭精奉法，中不暫怠，卒為練行僧也。鄉川所歸，終於本土。

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

釋慧瑱，上黨人。奉律齊真，貞確難拔。住郡內元開府寺，獨靜一房，禪懺為業。

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，瑱抱持經像，隱于深山。遇賊欲劫之，初未覺也。忽見一人形長丈餘，美鬚面，著紗帽，衣青袍，九環金帶，吉莫皮靴，乘白馬朱鬣，自山頂徑至瑱前，下馬而謂曰：「今夜賊至，師可急避。」瑱居懸崖之下，絕無餘道，疑是山神，乃曰：「今佛法毀滅，貧道容身無地，故來依投檀越。今有賊來，正可於此取死，更何逃竄！」神曰：「師既遠投弟子，弟子亦能護師，正爾住此。」遂失所在。當夜忽降大雪，可深丈許，遂免賊難。後群賊更往，神遂告山下諸村曰：「賊欲劫瑱師，急往共救。」乃各持器仗入山，路中相遇，拒擊驚散。從此每日瑱恒憑之安業山阜，不側其卒。

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

釋洪獻，鄴人。少履道門，早明律檢，聽涉勞頓，遂兩目俱闇。住相州大慈寺，既無前導，常處房中，禮誦為先，不輟晨夕。開皇十四年，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，來從受戒，數致談話。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，般若乃將綱一幞衣來嘲獻，云：「勞陳法事，利益不少，輒奉衣物，願必受之。」獻納于櫃中。後綱食還，怪失衣幞，搜求寺內，乃於獻所得之。具以告語，綱終不信。神遂發撤綱房，衣物被案，狼藉滿庭，竿扇秤尺，摧折數段。神於空中語曰：「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，我會禍汝未央。」獻雖目冥，乃與般若言及，事同目覩。神語獻曰：「伴眾極多，悉在紫陌河上。唯三十人相隨，可令寺家設食。」眾僧便於西院會之，神曰：「大好飲食，勞費師等。雖然，僧綱不起齋供，後會使知。」綱無奈之何，恐迫不已，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。般若又曰：「既能行福，今相放矣。」仍以絹兩疋付獻，云：「當以一疋施大眾，一疋贈綱師。」獻對眾受得，具皆聞見，仍依付領。於後彌勤本業，遂卒於所住。

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〈(傅大士)〉

釋慧雲，范陽人。十二出家，遊聽為務。年十八，乘驢止于叔家。叔覩其驢快，將規害之，適持刀往，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：「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，何敢害也！」叔懼告婦，婦曰：「君心無剛，正眼花所致耳。」聞已復往，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：「勿殺道人，若殺，大禍交及。」叔怖乃止。明旦辭往姊家，叔又持刀送之，告雲曰：「此路幽險，故送度難。」雲在前行，正在深阻，叔在其後，揮刀欲斫，忽見姊夫在傍，竟免加害，雲都不知也。開皇中周流餐挹，具瞻經論，名高東夏，榮冠一時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，敘見當衢闡化，深惟昔釁，乃奉絹十疋。夫妻發露，雲始知之，乃為說法治斷，安然無恨。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：「吾昔不乘好物，何事累人？自預學徒，必無華飾，但得支身，成誦於口也。」後不測其終。

陳宣帝時，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弘者，體權應道，躡嗣維摩。時或分身，濟度為任，依止雙林，導化法俗。或金色表於胸臆，異香流於掌內，或見身長丈餘，臂過於膝，腳長二尺，指長六寸，兩目明亮，重瞳外耀，色貌端峙，有大人之相。梁高撥亂弘道，偏意釋門，貞心感被，來儀賢聖。沙門寶誌發迹金陵，然斯傅公雙林明導，時俗昌言，莫知其位。乃遣使賫書贈梁武曰：「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：今條上中下善，希能受持。其上善者，略以虛懷為本，不著為宗，亡相為因，涅槃為果。其中善，略以持身為本，治國為宗，天上人間，果報安樂。其下善，略以護養眾生。」帝聞之，延住建業，乃居鍾山下定林寺。坐蔭高松，臥依盤石，四澈六旬，天花甘露，恒流於地。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，獨設一榻，擬與天旨對揚。及玉輦昇殿，而公晏然箕坐，憲司譏問，但云：「法地無動，若動則一切不安。」且知梁運將盡，救愍兵災，乃然臂為炬，冀攘來禍。至陳太建元年夏中，於本州右脇而臥，奄就昇霞。于時隆暑赫曦，而身體溫暖，色貌敷愉，光彩鮮潔，香氣充滿，屈申如恒。觀者發心，莫不驚歎，遂合殮於巖中，數旬之間，香花散積，後忽失其所在。往者不見，號慕轉深，悲戀之聲，慟噎山谷。〈(陳僕射徐陵為碑銘見類文)〉。

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

釋僧朗，一名法朗，俗姓許氏，南陽人。年二十餘，欣欲出家，尋預剃落，栖止無定，多住鄂州。形貌與世而殊，有奇相，飲噉同俗，為時共輕。常養一猴一犬，其狀偉大，皆黃赤色，不狎餘人，唯附於朗，日夕相隨，未曾捨離。若至食時，以大盂受食，朗噉飽已，餘者用餧。既同器食訖，猴便取盂戴之，騎犬背上，先朗而行，人有奪者，輒為所咋。朗任犬盤遊，略無常度。陳末隋初，行於江嶺之表，章服麁弊，威儀越序，杖策徒行，護養生命。

時復讀誦諸經，偏以《法華》為志，素乏聲哢，清靡不豐，乃潔誓誦之，一坐七徧，如是不久，聲如雷動，知福力之可階也。其誦必以七數為期，乃至七十、七百、七千，逮于七萬，聲韻諧暢，任縱而起，其類箏笛，隨發明了。故所誦經時，傍人觀者視聽皆失，朗脣吻不動，而囀起咽喉，遠近亮徹，因以著名。

然臂腳及手，伸縮任懷，有若龜藏，時同肉聚。或往酒席，同諸醼飲，而嚼□豬肉，不測其來。故世語曰：「法華朗，五處俱時縮，豬肉滿口顙。」或復巡江洄泝，拱手舟中，猴犬在傍，都無艤棹，隨意所往，雖陵犯風波，晌息之間便達所在。

有比丘尼為鬼所著，超悟玄解，統辯經文，居宗講導，聽採雲合，皆不測也，莫不讚其聰悟。朗聞曰：「此邪鬼所加，何有正理，須後檢校。」他日清旦，猴犬前行，徑至尼寺。朗隨往到，禮佛遶塔，至講堂前，尼猶講說，朗乃厲聲呵曰：「小婢！吾今既

來，何不下座！」此尼承聲崩下，走出堂前，立對於朗，從卯至申，卓不移處，通汗流地，默無言說。問其慧解，奄若聾癡，百日已後，方服本性。其降行通感，皆此類也。

大業末歲，猶未塵飛，而朗口唯唱賊，朝夕不息。官人懼以惑眾，遂幽而殺之。襄陽法琳素與交遊，奉其遠度，因事而述，故即而敘之。

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

釋道仙，一名僧仙，本康居國人。以遊賈為業，梁、周之際，往來吳、蜀、江、海上下，集積珠寶，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舩，時或計者，云直錢數十萬貫。既壞寶填委，貪附彌深，唯恨不多，取驗吞海。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，值僧達禪師說法曰：「生死長久，無愛不離，自身尚爾，況復財物。」仙初聞之，欣勇內發，深思惟曰：「吾在生多貪，志慕積聚。向聞正法，此說極乎。若失若離，要必當爾。不如沉寶江中，出家離著，索然無擾，豈不樂哉！」即沉一舩深江之中，又欲更沉，眾共止之，令修福業。仙曰：「終為紛擾，勞苦自他。」即又沉之，便辭妻子。又見達房凝水滉瀁，知入水定，信心更重，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。

初落髮日，對眾誓曰：「不得道者，不出此山。」即迴絕人蹤，結宇巖曲，禪學之侶相次屯焉。每覽經卷始開，見佛在其處，無不哽咽：「我何不值？但見遺文。」而仙挺卓不群，野栖禽獸。或有造問學方者，皆答對善權，冥符正則。自初入定，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准，客到其門，潛然即覺，起共接晤，若無人往，端坐靜室，寂若虛空。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，或及百千，皆如其說，曾無缺長。

梁始興王憺褒帷三蜀，禮以師敬，攜至陝服沮曲。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，有終焉志也，便薙草止客繩床。于時道館崇敞，巾褐紛盛，屢相呵斥，甚寄憂心焉，仙乃宴如，曾無屑意。一夕，道士忽見東崗火發，恐野火焚害仙也，各執水器來救，見仙方坐大火，猛焰洞然，咸嘆火光神德。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，寺塔欻成，遠近歸信，十室而九。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。天監末，始興王冥感，於梁泰寺造四天王，每六齋辰常設淨供。仙後赴會，四王頂上放五色光，仙所執爐自然烟發。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，數載在山，供仙給使，僧有肆責者，仙曰：「此乃三台貴公，何緣罵辱？」時不測其後貴也，和果遂昇衮服。仙或勞疾，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，椀盛妙藥，跪而進服，無幾便愈。

居山二十八年，復遊井絡，化道大行。時遭酷旱，百姓請祈，仙即往龍穴，以杖扣門，數曰：「眾生憂苦，何為嗜睡如此？」語已，登即玄雲四合，大雨滂注。民賴斯澤，咸來禱賽，欽若天神。有須舍利即為祈請，應念即至，如其所須。

隋蜀王秀作鎮岷絡，有聞王者，尋遣追召，全不承命。王勃然動色，親領兵仗往彼擒之，必若固蹤，可即加刃。仙聞兵至，都無畏懼，索僧伽梨被已，端坐念佛。王達山

足，忽雲雨雜流，雹雪崩下，水涌滿川，藏軍無計。事既窘迫，乃遙歸懺禮，因又天明雨霽，山路清夷，得至仙所。王躬盡敬，便為說法，重發信心，乃邀還成都之靜眾寺，厚禮崇仰，舉郭恭敬，號為仙閣梨焉。開皇年中返于山寺，道路自淨，山神前掃。一夜，客僧止房，仙往曳出，房因即倒。年百餘歲端坐而卒，乃葬彼山。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，云是聖人仙閣梨許。

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峰傳二十四

釋慧峰，不知何人。住栖霞寺，聽詮公三論，深悟其旨，最為得意，名價遐布，眾所推美。詮每云：「峰之達解思力，吾不及也。以吾年老，且復相依。」峰遊心正理，身範律儀，攝靜松林，日唯一食，衣服麁素，略無寸積，顧步鏘鏘，雅有風彩。未出都，偏弘《十誦》，讚誘前修，聽者如市。有問云：「今學大乘，如何講律？」峰云：「此致非汝所知。豈學正法，而大小相乖乎？」以陳天嘉年卒，春秋六十。臨終告弟智琨曰：「吾去處懸遠，非汝所知。」終後屈一指，捋之雖伸還屈，時議謂證初果。

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五

釋慧巖，住蘇州重玄寺，相狀如狂，不修戒檢，時人不齒。多坐房中，不同物議，忽獨歡笑戲於寺中，以物指撝曰：「此處為殿，此處為堂。」乃至廊廡廚庫，無不畢備。經可月餘，因告僧曰：「欲知巖者，浮圖鈴落，則亡沒矣。」至期果然，乃返鎖其房，搥户開之，端坐已卒。遠近聞之，屯赴闐□，各捨金帛，遂成大聚，依言締構，鬱成名寺，事皆符焉。自終至今四十餘載，猶如存在，見處佛堂，用通禮謁云。

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〈(法濟)〉

釋法安，姓彭，安定鶉孤人。少出家，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，麁食弊衣，卒于終老。開皇中來至江都，令通晉王，時以其形質矬陋，言笑輕舉，並不為通。日別門首，喻遣不去，試為通之。王聞召入，相見如舊，便住慧日，王所遊履，必賣隨從。及駕幸泰山，時遇渴乏，四顧唯巖，無由致水，安以刀刺石，引水崩注，用給帝王。時大嗟之，問何力耶？答「王力也」。及從王入磧，達于泥海，中應遭變，皆預避之，得無損敗。後往泰山，神通寺僧來請檀越，安為達之，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。初與王入谷，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，王問何人，安曰：「斯朗公也。」即創造神通，故來迎引。及至寺中，又見一神狀甚偉大，在講堂上，手憑鴟吻，下觀人眾。王又問之，答曰：「

此太白山神，從王者也。」爾後諸奇，不可廣錄。大業之始，帝彌重之，威轢王公，見皆屈膝，常侍三衛，奉之若神。又往名山召諸隱逸，郭智辯、釋誌公、澄公、杯度，一時摠萃慧日，道藝二千餘人，四事供給，資安而立。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，唯安一眾居中樹業。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，無疾而終所住，春秋九十八矣。初將終前，告帝後事：「安其亡後百日，火起出於內宮，彌須慎之。」及至寒食，油沸上焚，夜中門閉，三院宮人一時火死，帝時不以為怪。送柩太白，資俸官給。然安德潛於內，外同諸侶，唯眠不施枕，頭無委曲，延頸床邊，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為異。

時復有釋法濟者，通微知異僧也。發迹陳世。及隋二主，皆宿禁中，妃后雜住。精進寡慾，人罕登者。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。後至東都，造龍天道場，帝給白馬，常乘在宮。如有疹患，咒水飲之，無不必愈。又能見鬼物，預覩未然。大業四年，忽辭上曰：「天命不常，復須後世，唯願弘護，荷負含生。」便爾坐卒。剃髮將殮，須臾髮生，長半寸許。帝曰：「禪師滅定，何得埋之？」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，既不出定，身相如生。天子廢朝，百官素服，勅送于蔣州，吏力官給，行到設齋，物出所在。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萬口，日齋百僧，至于七七。人別日嘲二十五段，通計十餘萬疋。斯並荷其福力，故各傾散家珍云。

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傳二十七

釋慧侃，姓湯，晉陵典阿人也。少受學於和闍梨。和靈通幽顯，世莫識其淺深。而翹敬尊像，事同真佛，每見立像，不敢前坐，勸人造像，唯作坐者。道行遇諸因厄，無不救濟。或見被縛之豬，和曰：「解脫首楞嚴。」豬尋解縛，主因放之。自爾偏以慈救為業。大眾集處，輒為說法，皆隨事讚引，即物成務，眾無不悟而歸於道。末往鄴下，大弘正法，歸向之徒，至今流詠。臨終在鄴，人問其所獲，云得善根成熟耳。侃奉其神化，積有年稔，眾知靈異，初不廣之。後往嶺南，歸心真諦，因授禪法，專精不久，大有深悟。末住栖霞，安志靈靜，往還自任，不拘山、世。時往揚都偲法師所，偲素知道行，異禮接之。將還山寺，請現神力，侃云：「許復何難。」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丈，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，語偲云：「世人無遠識，見多驚異，故吾所不為耳。」

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，春秋八十有二。初侃終日，以三衣幞遙拋堂中，自云：「三衣還眾僧，吾今死去。」便還房內。大眾驚起追之，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，就而撼之，鏗然不散。

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

釋轉明，俗姓鹿氏，未詳何許人。形服僧儀，貌非弘偉，容止淡然，色無喜慍。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，居住雒邑，告有賊起，及至覆檢，宗緒莫從。帝時惑之，未能加罪，權令收禁，初不測其然也。至明年六月，果逢梟感作逆，驅逼凶醜，充斥東都，誅戮極甚，方委其言有據，下勅放之。而明雖被拘散，情計如常，與諸言議，曾無所及。會帝往江都，行達偃師，時獄中死囚，數有五十，剋時斬決。「明日吾當放此死厄」，即往獄所，假為餉遺，面見諸囚，告曰：「明日車駕當從此過，爾等一時大呼，云有賊至。若問所由，云吾所委，當免死矣。」及至期會，便如所告，勅乃摠放諸囚。收明入禁，便大笑而受之，都無憂懼。于斯時也，四方草竊，人不聊生，如明語矣。大業末歲，猶被拘縶，越王踐祚，方蒙釋放。雖往還自在，而恒居乾陽門內，別院供擬，恐其潛逸，密遣三衛私防護之。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，恒預帷幄，籌計利害。偽鄭世充，倍加信奉，守衛嚴設，又兼恒度。至開明二年，即唐武德三年也，明從洛宮安然而出，周圍五重，初不見迹。審偽都之將敗也，西達京師，太武皇帝夙奉音聞，深知神異，隆禮敬之，勅住化度寺。數引禁中，具陳徵應，及後事會，咸同合契。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，衣資什物儼在房中。尋下追徵，合國周訪，了無所獲。

尋明在道，行涉冥祥。有問所學者，乃云：「常以平等一法，志而奉之。」顧其遊步四朝，貴賤通屬，以明道冠幽極，皆往師之。而情一榮枯，實遵平等。而言調譎詭，不倫和韻，或云：「某法師者見謗大乘，生報無擇。某法師者從羊中來。」如此授記，其例不一。行至摠持，顧僧眾曰：「不久此寺當流血矣，宜共慎之。」時以為卓異，共怪輕誕，及遭法該等事，尋被簿錄，戮之都市，方悔前失。

隋末有鮑子明者，未詳何人。煬帝遠召藝僧，遂霑慧日。而歷遊寺院，不止房堂，隨夜即宿，略無定所。既請官供，曾不臨赴，不著三衣，而服裙帔。或驚叫漫走，言無准度。大業九年，以緋裹額唱賊而走，時人以為徵兆也。及梟感起逆，諸軍並著屯項袹頷如其相焉。咸圍東都，召問通塞，遂惡罵曰：「賊害天下，何有國乎！」帝時在涿郡，聞之大悅，召而勞遣。明又以箕盛土，當風揚之，後覆梟感逆黨，並被誅翦長夏門外，日別幾千，遠應斯舉。大業十年，無故卒于雒邑。

唐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〈(楊祐)〉

釋賈逸者，不知何許人。隋仁壽初遊于安陸，言戲出沒，有逾符讖，形服變改，時或緇素。後於一時分身諸縣，及至推驗，方敬其德。行迹不經，而為無識所恥。有方等寺沙門慧暠者，學行通博，逸因過之，以紙五十幅施云：「法師由此得解耳。」初不測其所因也，後有諍起，暠被引禁，官司責問，引辯而答，紙盡事了，如其語焉。故徵應所指，例如此也。末至一家，云：「承卿有女，欲為婚媾。」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：「

他與我婦，須得禮贈，廣索錢米，剋日成就。」數往彼門，揚聲陳述，女家羞耻，遂密殺之，埋在糞下。經停三日，行遊市上，逢人言告被殺之事。大業五年，天下清晏，逸與諸群小戲於水側，或騎橋檻，手弄之云：「拗羊頭，捩羊頭。」眾人倚看，笑其所作，及江都禍亂，咸契前言。不知所終。

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，佯狂岷絡。古老百歲者云：「初見至今，貌常不改。」可年四十，著故黃衫，食噉同俗，栖止無定。每有大集，身必在先，言笑應變，不傷物議，預記來驗，時共稱美。迄于唐初，猶見彼土，後失其所在。

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〈(智儼)〉

釋法順，姓杜氏，雍州萬年人。稟性柔和，未思沿惡，辭親遠戍，無憚艱辛。十八棄俗出家，事因聖寺僧珍禪師，受持定業。珍姓魏氏，志存儉約，野居成性。京室東阜，地號馬頭，空岸重邃，堪為靈窟。珍草創伊基，勸俗修理，端坐指撝，示其儀則。忽感一犬，不知何來，足白身黃，自然馴擾，徑入窟內，口銜土出，須臾往返，勞而不倦，食則同僧，過中不飲。即有斯異，四遠響歸，乃以聞上。隋高重之，日賜米三升，用供常限，乃至龕成，無為而死。今所謂因聖寺是也。順時躬覩斯事，更倍歸依，力助締構，隨便請業。

末行化慶州，勸民設會，供限五百。及臨齋食，更倍人來，供主懼焉，順曰：「無所畏也，但通周給。」而莫委供所由來，千人皆足。嘗有清河張弘暢者，家畜牛馬，性本弊惡，人皆患之，賣無取者。順示語慈善，如有聞從，自後更無觝齧。其導發異類，為如此也。常引眾驪山夏中栖靜，地多蟲蟻，無因種菜，順恐有損害，就地示之，令蟲移徙，不久往視，如其分齊，恰無蟲焉。

順時患腫，膿潰外流，人有敬而□者，或有以帛拭者，尋即瘥愈。餘膿發香，流氣難比，拭帛猶在，香氣不歇。三原縣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，又張蘇者亦患生瘂，順聞命來，與共言議，遂如常日，永即痊復。武功縣僧，毒龍所魅，眾以投之。順端拱對坐，龍遂託病僧言曰：「禪師既來，義無久住，極相勞嬈。」尋即釋然。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，順不施餘術，但坐而對之，識者謂有陰德所感，故幽靈偏敬。致其言教所設，多抑浮詞，顯言正理。神樹鬼廟，見即焚除；巫覡所事，躬為摒儅。禎祥屢見，絕無障礙。其奉正也如此。而篤性綿密，情兼汎愛，道俗貴賤，皆事邀延，而一其言問，胸懷莫二。或復重痾難治，深願未果者，皆隨時指示，普得遂心。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，相似不知，翻作餘語。

因行南野，將度黃渠，其水汎溢，厲涉而度。岸既峻滑，雖登還墮，水忽斷流，便隨陸而度。及順上岸，水尋還復，門徒目覩，而不測其然也。所以感通幽顯，聲聞朝野。多有鄙夫利其財食，順言不涉世，全不留心，隨有任用。情志虛遠，但服麁弊，卒無兼副。雖聞異議，仍大笑之。其不競物情，又若此也。今上奉其德、仰其神，引入內禁，隆禮崇敬。儲宮、王族、懿戚、重臣，戒約是投，無爽歸禁。

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，告累門人：「生來行法，令使承用。」言訖，如常坐定，卒於南郊義善寺，春秋八十有四。臨終雙鳥投房，悲驚哀切。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，鑿穴處之。京邑同嗟，制服亘野。肉色不變，經月逾鮮，安坐三周，枯骸不散。自終至今，恒有異香，流氣屍所。學侶等恐有外侵，乃藏于龕內。四眾良辰赴供彌滿。

弟子智儼，名貫至相。幼年奉敬，雅遵餘度。而神用清越，振績京皐。《華嚴》、《攝論》，尋常講說。恒至龕所，化導鄉川，故斯塵不終矣。

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

釋道英，姓陳氏，蒲州猗氏人也。年十八，叔休律師引令出家，而二親重之，便為取婦，五年同床，誓不相觸。素在市販，與人同財，乃使妻執燭，分判文疏，付囑留累，遂逃而落髮。至并州炬法師下聽《華嚴》等經，學成返邑，其妻尚在。開皇十年方預大度，乃深惟曰：「法相可知，心惑須曉。」開皇十九年，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，忽然大解。南埏悟人，北嶺悟法，二空深鏡，坐處樹枝，下映四表，於今見在。因爾營理僧役，以事考心。

後在京師，住勝光寺，從曇遷禪師聽採《攝論》。講悟既新，眾盈五百，多採名教，而勘能如理。而英簡時問義，唯陳止觀，無相思塵，諸要槩節，深會大旨。遷彌重之，語諸屬曰：「爾雖日考通文義，無擇昏明，得其妙者，唯道英乎！」自爾儀服飲噉，未嘗篇章，頗為時目作達者也。聽講之暇，常依《華嚴》發願供僧。有慕道者從其所為，因事呈理，調伏心行，寄以弘法。常云：「余冥目坐禪，窮尋理性，如有所詣，及開目後還合常識。故於事務遊觀役心，使有薰習。」然其常坐開目如線，動逾信宿，初無頓□，後入禪定，稍程異迹。

大業九年，嘗任直歲，與俗爭地，遽鬪不息，便語彼云：「吾其死矣。」忽然倒仆，如死之僵。諸俗同評：「道人多詐。」以針刺甲，雖深不動，氣絕色變，將欲洪膞。傍有智者，令其歸命：「誓不敢諍，願還生也。」尋言起坐，語笑如常。又行龍臺澤，池側見魚之遊，乃曰：「吾與汝共爭，我何者？為勝，汝不及我，我可不及汝耶！」即脫衣入水。弟子持衣守之，經于六宿，比出，告曰：「雖在水中，唯弊土塞我耳。」又屬嚴冬，冰厚雪壯，乃曰：「如此平淨之處，何得不眠！」遂脫衣仰臥，經于三宿，乃起

而曰：「幾被火炙殺我。」如是隨事以法對之，縱任自在，誠難偶者。

晚還蒲州，住普濟寺，置莊三所，麻麥粟田，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，不與俗爭，用接羈遠。故使八方四部，其歸若林。晝則厲眾僧務，躬事擔運，難險緣者，必先登踐；夜則跏坐，為說禪觀。時或弊其勞者，聞法不覺其疲。一日說《起信論》，至《真實門》奄然不語，怪往觀之，氣絕身冷。眾知滅想，即而任之，經于累宿，方從定起。

時河東道遜，高世名僧，祖習心道，素同學也。初在解縣，領徒盛講，及遜捨命，去英百五十里，未及相報，終夕便知，告其眾曰：「遜公已逝，相與送乎。」人問其故，答云：「此乃俗事，心轉即是。」及行中路，乃逢告使。其知微通感，類皆如此。

及終前夕，集眾告曰：「急須收積，明日間多聚人畜，損食穀草。」眾不測其言。英亦自運，催促甚急，至夜都了，索水剃洗，還本坐處，被以大衣，告曰：「人謂余為英禪師。禪師之相，不可違世。」語門人志褒曰：「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？」褒以事答，英言如是，因說法要。又曰：「無常，常也，不可自欺，不可空死。」令誦〈華嚴賢首偈〉，至臨終勸念善處，明相既現，奄然神逝。近人以手循，從下而冷。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，春秋八十。初將終日，眾問後事，英曰：「佛有明教，但依行之，則無累矣。英何言哉！」時感群鳥集房，數盈萬計，悲鳴相切。及其終夕，褒公侍側，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，紫氣如光，從英身出，騰燄屋棟。及明霧結，周二十里，人物失光，三日方歇。蒲晉一川，化行之所，聞哀屯赴，如喪重親。遠驗英言，不有損失。又感僧牛吼叫，聲徹數里，流淚嗚咽，不食水草。經于七日，將欲藏殮，道俗爭之，僉以英不樂喧譁，但存道業，便即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。纔下一钁，地忽大震，人各攬草臨，臥地驚懾，周十五里，皆大動怖。又感白虹兩道，連龕柩所，白鳥二頭，翔鳴柩上，至于龕所，迴旋而逝。詳英道開物悟，慧解入神，故得靈相氤氳，存亡揔集，不負身世，誠斯人乎！

唐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

釋叉德，姓徐，雍州醴泉人也。形質長偉，秀眉骨面，立履清白，服麁素衣，而放言來事，多所弘獎。年有凶暴，毒癘流者，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。其所施設，或禮佛設齋，或稱名念誦，用其言者皆攘災禍，有不信者莫不殃終。預記未然，略如對目。時遭亢旱，懼而問焉，又以手指搖：「某日當雨，但齊某處。」約時雨至，必如其言。或蝗暴廣狹，澤潤淺深，事符明鏡，不漏纖失。且執志清慎，不濫刑科，力所未行，不受其法。故壯年在道，唯遵十戒，而於篇聚雜相，多所承修。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，并鐫石鉢，即於池側用濟眾生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，百姓感焉，為起白塔，苕然上表。

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

釋智則，姓馮，雍州長安人。二十出家，止辯才寺聽凝法師《攝論》四十餘遍。性度掉舉，僅觀尋採，恒披敗納，裙垂膝上。有問其故，則云：「衣長多立耳。」遊浪坊市，宿止寺中，銷聲京邑，將五十載。財法食息，一同僧伍，房施單床，上加草薦。瓦椀木匙，餘無一物。或見其繿縷為經營者，隨得服用，言終不及。則雖同僧住，形有往來，門無關閉。同房僧不知靈異，號為狂者。則聞之，仰面笑曰：「道他狂者，不知自狂。出家離俗，只為衣食，往往遮障，鎖門鎖櫃，費時亂業，種種聚斂，役役不安，此而非狂，更無狂者！」乃撫掌大笑。則性嗜餺飥，寺北有王摩訶家，恒令辦之，須便輒往。因事伺候，兩處俱見，方委分身。而言行相投，片無瑕謬。自貞觀來恒獨房宿，竟夜端坐，咳嗽達曙。余親目見，故略述其相云。

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

釋通達，雍州人。三十出家，栖止無定。初辭世壤，遍訪明師，委問道方，皆無稱悅，乃入太白山，不賣糧粒，不擇林巖，飢則食草，息則依樹，端坐思玄，動逾晦序。意用漠漠，投解無歸，經跨五年，栖遑靡息。因以木打塊，塊破形銷，既覩斯緣，廓然大悟。

晚住京師律藏寺，遊聽大乘。情量虛蕩，一裙一帔，布納重縫，所著麻鞋經三十載，繒帛雜飾，未曾冠體，冬夏一服，不蔽冰炎。常於講席評敘玄奧，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，及至飲噉，無異俗人。達曰：「大乘之學，豈其爾耶？若指聖懷，斯實凡庶，余不同也。」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，迎至第中，父事隆重。而達體道為功，性不拘檢，或單裙露腹，或放達餘言。玄齡以風表處之，不以形言致隔，其見貴如此也。

常以飲水噉菜，任性遊縱，或攬折蒿藿，生宛而食，至於桃杏瓜果，必生吞皮核。人問所由，云：「信施難棄也。」貞觀已來稍顯神異，往至人家，歡笑則吉，愁慘必凶。或索財賄，或索功力，隨命多少，則須依送，若違其語，後失過前。有人騎驢歷寺遊觀，達往就乞，惜而不施，其驢尋死，斯例不一也。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，福禍由其一言。說導唯存離著，所得財利，並營寺宇。

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，不違正軌。忽於一夜索食欲噉，初不與之，苦求不已，試與遂食。從爾已後，稍改前迹，專顯變應，其行多僻。欲往入內宿，將軍兄弟大怒，打之幾死。仰而告曰：「卿已打我身肉都毀，血污不淨，可作湯洗。」

待沸涌已，脫衣入鑊，狀如冷水，傍人怖之，猶索加火；遂合宅驚奉，恣其寢處。

曾負人錢百有餘貫，後既辦得，無人可送，乃將錢寺門，伺覓行人，隨負多少，倩達西市。眾皆止之，而達付而不禁，及往勘償，不失一文。斯達量虛懷，定難准也。時逢米貴，欲設大齋，乃命寺家多令疏請，及至明旦，來赴數千，而供度閒然，不知何擬。大眾咎之，達曰：「他許送供，計非妄語。」臨至齋時，僧徒欲散，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轝充道而來，即用施設，乃大餘長，並供僧庫，都不委其所從來。食訖須臾，人車不見。今盛業京輦，朝野具瞻。敘事而舒，故不曲盡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(一)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(二)

感通篇中〈(本傳三十九人　附見四人)〉

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

釋僧安，不知何人。戒業精苦，坐禪講解，時號多能。齊文宣時，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《涅槃》，始發題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，僧若食時，出外飲啄，日晚上講，依時赴集，三卷未了，遂絕不至。眾咸怪之，安曰：「雉今生人道，不須怪也。」武平四年，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，忽云：「往年雌雉，應生在此。」徑至一家，遙喚「雌雉」，一女走出，如舊相識，禮拜歌喜。女父母異之，引入設食。安曰：「此女何故名雌雉耶？」答曰：「見其初生，髮如雉毛，既是女，故名雌雉也。」安大笑，為述本緣。女聞涕泣，苦求出家，二親欣然許之。為講《涅槃》，聞便領解，一無遺漏，至後三卷茫然不解。于時始年十四，便就講說，遠近咸聽，歎其宿習。因斯躬勸，從學者眾矣。

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闍梨傳二

香闍梨者，莫測其來，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，欣然有終志。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，多將酒肉，共相酣樂，前後勸喻，曾未能斷。後年三月，又如前集，例坐已了，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，人莫知意，謂人曰：「檀越等恒自飲噉，未曾與香。今日為眾須飡一頓。」諸人爭奉肴酒，隨得隨盡，若填巨壑，識者怪之。至晚曰：「我大醉飽，扶我就坑，不爾污地。」及至坑所，張口大吐，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，羊肉自口出即馳走，酒食亂出，將欲滿坑，魚□鵝鴨，游泳交錯。眾咸驚嗟，誓斷辛殺，迄今酒

肉永絕上山，此香之風德也。

益州別駕羅研朝梁，誌公謂曰：「益州香貴賤？」答曰：「甚賤。」初不謂是人也。誌曰：「既為人所賤，何為久留？」研亦不測此語，為有識者說之，或曰：「將不指青城香閣梨乎？」遂往山具述。香曰：「檀越遠來，固非虛說。」其夜便化。弟子等營墓將殯，怪棺太輕，及開，止見几杖而已。

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

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，□道人，姓楊氏。勤讀誦，四十餘年日夕不捨。房後院壁圖《九想變》，露置繩床，椶被覆上，晝依僧例，夜則寢中。亘一日方出一食，如是漸增，七日方食。僧以為常，弗之怪也。如此又經二十餘年，忽經一月而不出者，不畜侍人，僉議不出，秖是入定，不勞看之。忽一夜風雨盛，畫壁廊倒，旦共往視，試撥椶被，一無所見，唯繩床坐褥存焉。

周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

釋僧度，不知何人，去來邑野，略無定所，言語出沒，時有預知，號為「狂人」。周趙王在益州，有郫人與王厚，便欲反，時有告者，王未信之。至旦郫兵果至，王厚者為主，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。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，從城西遺糞而走，至盤陀塔棄靴而迴，眾怪之而莫測也。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，便操筆作「州度」兩字。反者喜曰：「州度與我，斯為吉也。擇曰往亡，我往彼亡，重必剋之。」時趙王據西門樓，令精兵三千騎往，始交即退，隨後殺之，至盤陀斬郫兵千餘為京觀，今塔東特高者是。於後方驗度戴皮相，皮、郫聲同，遺糞而走，散於塔地。所言「州度」，〈(徒各反。)〉反即「斫頭」，目前取驗。定後人聞於王，遣人四追，遂失所在。

周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

釋衛元嵩，益州成都人。少出家，為亡名法師弟子，聰穎不偶。嘗以夜靜侍傍，曰：「世人洶洶，貴耳賤目，即知皁白，其可得哉？」名曰：「汝欲名聲，若不佯狂，不可得也。」嵩心然之，遂佯狂漫走，人逐成群，觸物擒詠，周歷二十餘年。亡名入關，移住野安，自製琴聲為天女怨、心風弄，亦有傳其聲者。嘗謂兄曰：「蜀土狹小，不足展懷，欲遊上京，與國士抗對。兄意如何？」兄曰：「當今王褒、庾信名振四海。汝何所知，自取折辱。」答曰：「彼多讀書，自為文什，至於天才大略，非其分也。兄但聽看。

」即輕爾造關，為無過所，乃著俗服，關中卻迴，防者執之，嵩詐曰：「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，欲逃往蜀耳。」關家迭送至京。于公曾在蜀，忽得相見，與之交遊，貴勝名士，靡所不詣。即上〈廢佛法事〉，自此還俗，周祖納其言。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，帝信而不猜，便行屏削。嵩又制〈千字詩〉，即「龍首青煙起，長安一代丘」是也。並符讖緯，事後曉之。

隋開皇八年，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穌，云見閻羅王，問曰：「卿父曾作何官？」曰：「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。」王曰：「若然錯追，可速放去。然卿識周武帝不？」答曰：「曾任左武侯司法，恒在階陛，甚識。」王曰：「可往看汝武帝去。」一吏引至一處，門窓椽瓦並是鐵作，於鐵窓中見一人極瘦，身作鐵色，著鐵枷鎖。祈見，泣曰：「大家！何因苦困乃爾？答曰：「我大遭苦困，汝不見耳。」今得至此，大是快樂。」祈曰：「作何罪業？受此苦困。」答曰：「汝不知耶？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，故受此苦。」祈曰：「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？」帝曰：「我尋注之，然曹司處處搜求，乃遍三界，云無不見。若其朝來，我暮得脫。何所更論！卿還，語世間人為元嵩作福，早來相救。如其不至，解脫無期。」祈穌，不忘冥事，勸起福助云。

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傳六

釋尚圓，姓陳，廣漢雒人，出家以咒術救物。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婇女，或歌或哭，紛然亂舉。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，鬼乃現形，即放箭射，鬼便遙接，還返擲人，久而不已。聞圓持咒，請入宮中，諸鬼競前作諸變現，龍蛇百獸，倏忽前後，在空在地，怪變多端。圓安坐告曰：「汝小家鬼，何因敢入王宮？能變我身則可，自變萬種，秖是小鬼。可住，聽我一言。」諸鬼合掌住立，圓始發云「南無佛陀」，鬼皆失所，自爾安靜。武帝聞召，大蒙賞遇。值梁覆擾，圓行至蜀，所有痛惱因之護衛。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，今已摩滅。

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

釋法行者，不知何人，即論法師之神足也。論本住玉泉，煬帝隆重，見於別傳。行性素不倫，言多卓異，或居山谷，時入市　　。每往清溪，路由覆船，頂見泉流茂木，乃顧曰：「十年之後，當有大福慧人營搆伽藍。」及智者來儀，果成先告。又嘗往當陽城，執竹弓射之，後有山賊圍城，如所前相。

然每出異言，云梁休咎，宣帝惡之，令追將戮。隨使至焉，抗不前，曰：「吾償命於此地。」尋有使至，隨致命盡，遂斬之，而無有血。臨終說眾要偈，辭理切附，不可

具載，皆述業報不可逃避。及戮訖，逡巡間屍靈遂失。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，為宣帝懺曰：「先人殺聖人罪者，禮悔之餘，願為及也。」傳曰以為後梁纘曆，勢不超挺，孤守一城，傍被禦衛，有何榮荷，隨妄造愆。故斬聖人望延厚祚，所謂前望失於後途，不久追入，流離關壤。無辜之責，誠不可欺。

後梁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

釋道穆，松滋人，性愛山林。初入荊州神山，將事巖隱，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，神蛇繞床，群虎縱吼，穆心安泰然，都無外想，七日一定，蛇虎方隱。方登山遠眺，其山東依浚壑，西顧深流，有終焉之志。山神變形謝過云：「是田伯王也，來請受戒。」及施法式，諸毒潛亡，祭祀絕於羶辛，祈澤應時雲雨。如此衛候不一，例可知也。居山三十餘載，名聲及遠，遊遁之賓咸歸謁請，沙門則僧展、僧安，高士則劉虬、車綴，敘言命的，無爽風聲。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，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，立碑敘胤；簡文為頌，立碑在於山頂。及穆將終，欣於觀遠，乃行至山峰而卒，春秋七十矣。

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

釋智曠，姓王，本族太原，中居徐部，厥考後住荊州新豐縣。母初將孕，夢入流浴，童子乘寶舩來投，便覺有娠。及生長，敏而重行。梁太清初，喪亂無像，元帝當辟，曠少勇壯，招募壯士，隨軍東行。未幾淪陷，深悟虛假，遂不婚娶，專求離俗。初值巾褐，誘以神仙，先受符籙，次陳章醮，便問：「此術能致道乎？」答曰：「籙既護身，章亦招貨。」曠曰：「斯乃保茲苦器，便名道耶？」又請度世法，乃示斷粒，必到玉清，七日便飛。至期不應，道士曰：「爾猶飲水，致無有赴。」次更七日，口絕水飲，道士又曰：「爾夜尚眠，致無感耳。」又更七日，常坐不臥。三期屢滿，靡剋昇天，而氣力休強，遠近驚異。

後值高僧，授戒為佛弟子，德行動人，漸示潛迹。江陵張詮者，二世眼盲，曠曰：「爾家塚內棺枕古井，移墳開甃，必獲禳焉。」因即隨言，瞽者見道，請求剃落。眾咸憚之，便伐薪施僧，空閑靜慮。又言：「澗有古鐘，可掘出懸寺。」仁州刺史謂為詭惑，鞭背百下，無慘無破，便送出臺，拘在尚方。有力者試以八尺械，懸來捶膝，傍觀謂言糜碎，而曠容既無撓，肉亦無痕。獄吏云：「承居士能忍飢。」便絕食十日，身色如故，市衢見行，驗獄猶有，方委分身。梁宣大定三年，從人乞草屨，「今夜當急行」。及三更合城火發，四門出人不泄，燒殺七千。曠在獄，引囚二百安步而出。

年將不惑，始蒙剃落。進戒以後，頭陀州北四望山，去此地福德，方安天子。去城

六十，猛獸所屯，初止以後，馳弭床側。每夕山隅四燈同照，士俗雲赴，奄成華寺。後宣明二年，平、顯二陵皆在寺前，驗於往矣。至於梁元覆敗，王琳上迫，後梁國移，並預表荊。有一宰鴨而為齋者，鴨神夜告，便曰：「何有殺牲而充淨供！」自爾便斷。曾度夏水，徒侶數十，欲住不可，欲去無從。前岸兩舡，無人將至，曠笑而舉聲呼之，船自截流直到，遂因濟水，誡以勿傳。又於咸陽造佛迹寺，有牛產犢，出首還隱，已過信次，母將離弋。僧告曠知，惻答曰：「此犢是寺居士，侵用僧物，今來償債，其羞不出，牛母無他。」因執爐呵誡犢子：「疾當償報，何耻生乎？」應言便出。故神異冥徵，不可備載。

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，春秋七十有五。自剋終期，天香滿室，合寺音樂，西南而去。未亡二年，預云終事，示如胛痛。問律師曰：「阿那含人亦有疾不？」未答間自云：「報身法然。」及遷神後，手屈三指。仁壽元年，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穌，見閻羅王放還，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，罪人喜曰：「三果聖僧來救我等。」所造八寺咸有靈奇，或涌飛泉，時降佛跡。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，為之碑頌，廣彰德行。

隋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

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，非巴蜀人，不知何來，忽至山寺，隨眾而已，不異恒人。其寺在涪州，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，方五尺許，字如掌大，都不可識。下有佛迹，相去九尺，長三尺許。蹈石如泥，道俗敬重。相以一時渡水，齊返還無船，乃鉢安水中，曰：「何為常擎汝？汝可自渡水。」便取芭蕉葉搭水，立上而渡，鉢隨後來，須臾達岸。時採樵者見之，相語。覺知已，便辭去，徒眾苦留不住。至水入舡，諸人禮請，不與篙檝，乃捉舡舷，直爾渡水，不顧而去。即令尋逐，莫測所往。

隋濾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

釋童進，姓李，綿州人。昔周出家，不拘禮度，唯樂飲酒，謂人曰：「此可以灌等身也。」來去酣醉，遺尿臭穢，眾共非之。有遠識者曰：「此賢愚難識。」會周武東征，云須毒藥，勅瀘州營造。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，鐵猩、鬻根、大蜂、野葛、鴆羽等數十種，釀以鐵瓮。藥成，著皮衣，琉璃障眼，方得近之，不爾氣衝成瘡致死。藥著人畜，肉穿便死。童進聞之，往彼監所，官人弄曰：「能飲一盃，豈非酒士？」進曰：「得一升解醒亦要。」官曰：「任飲多少，何論一升！」便取鐵杓，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，言謔自若，都不為患。道士等聞，皆來看，進又舉一杓以勸之，皆遠走避。或曰：「此乃

故殺人，何得無罪？」進曰：「無所苦，藥進自飲，有誰相勸？」乃噫曰：「今日得一醉！」臥方石上，俄爾遺尿，所著石皆碎，良久睡覺，精爽如常。爾後飲酒更多，食亦逾倍。隋初得度，配等行寺，抱疾月餘而終，年九十餘。弟子、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、床褥皆香，絕無酒氣。

隋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

富上者，莫測何人，恒依益州淨德寺宿，埋一大笠在路，晝日坐下讀經，人雖去來，不喚令施，有擲錢者，亦不咒願。每於靜路，不入鬧中，狀如五十，雖在多年，過無所獲。有信心者曰：「城西城北，人稠施多，在此何為？」答曰：「一錢兩錢，足養身命，復用多為？」陵州刺史趙仲舒者，三代之酷吏也，甚無信敬，聞故往試。騎馬直過，佯墮貫錢，富但讀經，目未曾顧。去遠，舒令取錢，富亦不顧。舒乃返來，曰：「你見我錢墮地以不？」曰見。問曰：「錢今何在？」曰：「見一人拾將去。」舒曰：「你終日在路，唯乞一錢，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？見人將去，何不止之？」答曰：「非貧道物，何為浪認？」仲舒曰：「我欲須你身上袈裟。」富曰：「欲相試耳。公能將去，復有與者，可謂得失一種。」即疊授與。仲舒下馬禮謝，曰：「弟子周朝人，官歷三代，大與眾僧往還，少不貪者。聞名故謁，本非惡意，請往陵州。」富曰：「大善！然貧道廣欲結緣，願公助國安撫，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。」舒辭歎曰：「毛中有人，不可輕慢。」爾後不見。益州人薊相者，從揚州還，見之，亦埋笠路側，顏狀如常。

隋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

釋明恭，住鄭州會善寺。昔在俗，是隋高下犴騎，與伴三人膂力相似，而時所忌。帝深慮以事除之，作兩裹餅啗，一餅裹一具生鹿角，一餅裹五升鹽，俱賜食之並盡。其噉鹽者出至朝堂，腹裂而死。恭噉鹿角，全無所覺。

厭俗出家，住會善寺，其力若神，不可當者。曾與超化寺爭地，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，眾咸憂惱，恭曰「勿愁」，獨詣超化，脫其大鐘塞孔，以乾飯六升投中，水和可噉，一手承底，一手取噉，須臾並盡。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，恭獨拈之如小土塊，遠擲于地。超化既見，一時驚走。又隋末賊起，周行抄掠，先告寺曰：「明當兵至，可辦食具，并大豬一頭。」寺無力制，隨言為辦。至時列坐，鋪奠食具。恭不忍斯負，拄杖會所，與賊言議。賊先讓食，恭乃鋪餅數十，安豬裹之，從頭咬拉，須臾並盡。賊眾驚伏，恭召為護寺檀越，群賊然之。故會善一寺，隋唐交軍，絕賊往來，恭之力也。又曾山行，虎豬交鬬，豬漸不如。恭語虎曰：「可放令去。」虎不肯，便一手捉

頭，一手撮尾，拋之深谷。斯氣力也，說多難信，而實有之。

恭戒潔貞嚴，常依眾食，所噉如恒人一食，有值機候，便噉二百人料。眾但深訝，莫知其所由。武德五年終於本寺，春秋八十五。時會善有客遊沙彌，口作吳語，廚下然火，乾竹大如臂，兩指折而燒之。恭時怪訝，亦以指折而不得。沙彌出後，恭抱廚柱起，以沙彌衣置礙上，柱壓之。沙彌來，求衣不得，見在柱下，欲取不得，恭笑，為捧柱取衣。此亦難可思者。

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

釋法進，蜀中新繁人。在俗精進，不噉辛腥。在田農作，以鏵刃為鍾磬，步影而齋，有送食晚，便飲水而已。所犁田地，不損蟲蟻。一時空中聲曰：「進闍梨，出家時到。」如是四五聲，合家同聞。進因詣洛口山出家，行頭陀，不居寺舍。

時隋蜀王秀聞名，知難邀請，遣參軍郁九、閻長卿往，便將左右十人，辭王曰：「承有道德，如請不來，當申俗法。」王曰：「不須威逼，但以理延，明當達此。」長卿出郭門，顧曰：「今日將爾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，何況山中道人，有何不來！」初至吉陽山下，日暮見虎道蹲，命人射之，馬皆退走。欲投村，恐違王命，俄見一僧負幞上山，長卿命住為伴，餘從並留。步至寺所，召入至床，又見虎在床下，怖不自安。進遣虎出，具述王意，雖有答對，而怖形于相狀。進曰：「檀越初出郭門，一何雄勇；今來至此，一何怯憚！長卿頂禮默然。因宿至旦，令「先往益，貧道後來」。行至望鄉臺，顧視進行已及，即與同見王。入內受戒，即日辭出，所獲嘲施一無所受，令往法聚寺停。王顧諸佐曰：「見此僧，令寡人毛豎，戒神所護也。」後更召入城，王遙見即禮。進曰：「王自安樂，進自安樂，何為苦相惱亂，作無益之事耶？」諸僧諫曰：「王為地主，應善問訊，何為訶責？」進曰：「大德畏死，須求王意，眼見惡事，都不諫勉，何名弘教！進不畏死，責過何嫌乎！」雖盛飾床筵，厚味重結，而但坐繩床，麁餅而已。乃至妃姬受戒，但責放逸，不念無常。又辭入山，重延三日，限滿便返。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，至時諸家各稱進到，揔集計會，乃分身數十處焉。有時與僧出山赴食，欻爾而笑，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。」及還，果如所說，斯事非一旦述之耳。

初，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，立政嚴猛，瓶衣香花，少闕加捶。僧眾苦之，而為王所重，無敢諫者。以事白進，請為救濟，答曰：「其威力如此，豈能受語耶？」苦請不已，進造藏房門，藏走出，謂曰：「法門未可如是。爾亦大力也！」還返入房。蜀人以「大甚」為「大力」。自此藏便息言，僧由此安。以開皇中卒山，年九十六。

隋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

釋道幽，代州耆閣寺僧，善解經論。仁壽中，於寺講婆伽般若并論，聽眾百餘人。日午坐繩床如睡，見一天人殊為偉異，自云：「我是釋提桓，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。」初聞介介，情不許之，以畏死，答云：「為造佛堂未成，事有不可。」眠覺，向侍者如法師述之。如曰：「此事罕逢。人生終死，死時不知何道。今得生天，則勝人也。開通法利，天解勝人，何得不往？佛堂事中功德，不足及言。」幽從之。不久，又如前夢，依如天請，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，剋時來迎。及覺，見掌中有香，氣熏一寺。自後如前說法，下講至廊下床上，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，驚怪來看，幽執香爐正念，蟬蛻而去。于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，如一段雲騰空直上，飄飄而沒。

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十六

釋慧聰，姓王。出家已後遊行齋講，手不釋卷，尋經旨趣，心自欣躍，苦形節食，行知足行。自云：「《法華經》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，但行禮拜四眾，尚得六根清淨，我何為不禮諸佛世尊？」即於別院閉門，常禮萬五千佛，依經自唱，一一禮之。寺僧怪其所作，於壁隙伺之，見禮拜頭下，天龍八部等亦頭下，數數非一。諸人來其院者，無不心戰走出。恒聞異香蔚蔚，爾及死在。貞觀年中，院絕人往，每夜常聞彈指、禮拜、行道等相。

隋襄州禪居寺岑閣梨傳十七

襄州禪居寺岑閣梨者，未詳何人，住寺禪念為業，有先見之明。而寺居山藪，資給素少，粒食不繼。岑每日將坩入郭，乞酒而飲，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，在道行飲，達寺坩亦空竭。明日復爾。在寺解齋，將篤坩就廚請粥三升，仍拄杖頭入眾，以杖打僧頭，從上至下，人別一擊，日日如是。人以其卓越異常，或疑打已災散，不辭受之。岑將粥入房，舊養黧犬一頭，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，每旦來集，犬鼠同食，庭中堛滿，道俗共觀。一時失一鼠，岑悲惋無聊，必是犬殺，便告責犬，犬便銜來。岑見懊惱，以杖捶犬，將鼠埋已，悲哀慟哭。寺僧被鼠囓衣及箱，以告於岑，岑揔召諸鼠，各令相保。一鼠無保，岑曰：「汝何囓人衣？」杖捶之，鼠不敢動。

今為寺貧，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濼中遷，記某處為廚庫，某處為倉廩，人並笑之。經宿水縮地出，如語便作，遂令豐渥。又遙記云：卻後六十年，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，然寺基業不虧，鬪訟不可住耳。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，由此相訟，如其語焉。

隋丹陽天保寺通闍梨傳十八

丹陽通闍梨者，住天保寺。唐貞觀末，年已八十，氣力休健，儀容率素。常服納衣，衣厚一寸，線如指大，以用紩納，極清潔。誦《法華經》，市中乞食，所得不異流俗，得錢財修補寺舍。其寺大堂，梁時所立，朱砂污灑，塗之極厚。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，須水銀，就梁刮取，所用充足，餘趾猶赤。是知昔人為福，竭於所貴，不以為辭，如不用者，昔物何在。其寺基郭補修所須，云有古鎮國金，可取治護，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，十斤用盡，得三十斤，便曰：「地下大有，更取殺人。」於是便止。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，擬終事，時未之驗也。不久告僧云：「尋常命終，須有付囑。」引諸財物，指訂囑授，極有分明。經三日而神氣爽健，而云將去。忽不知所在，便就窟視之，門已塞，開一小孔，在土撮卧，氣已終矣，年九十餘。

隋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九〈(單道琮)〉

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，有夾紵立釋迦，舉高丈六，儀相超異，屢放光明。隋開皇三年，寺僧法慶所造，捻塑纔了，未加漆布，而慶忽終。同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，經三日穌，說云：「初去飄飄，若乘風雨。可行百里，乃見宮殿人物，華綺非常。又見一人似若王者，左右儀仗，甚有威雄。頃間見慶來，而面有憂色。又見大像，謂殿上人曰：『慶造我未了，何為令死！』其人遽而下殿，拜訖，呼階下人曰：『慶合死未？』答云：『命未盡而食盡。』彼曰：『可給荷葉，而終其福壽。』言已，失像及慶所在。」時即問凝觀寺僧，云：「慶公死來三日，所造丈六一夕亦失，達曙方見。」時共嗟怪，言詳未訖，人報云：「慶穌活。」眾咸往問，與大智說同。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，中食八枚，凡欲食時，先以煖水沃令耎濕，方食之。周流遠近，率諸士女以成其像，依像懺禮，無爽晨昏。以大業初卒，春秋七十六。

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琮者云：「永徽五年，因患風，儀容改異。差後，味諸飲食咸臭，唯噉土飲水。」時俗命為「人蟺」。今周行告乞，可年四十餘。

隋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二十〈(旭上)〉

釋德山，姓山氏，莫測何人。忽棄妻子入山修道，鬚髮不暇削，衣食不暇給，唯息緣靜念為得性也。人莫知其觀行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。時遊化竹林、龍池，開悟道俗，以清簡為本。每云：「煩亂之法，道俗同弊。故政煩則國亂，心煩則意亂，水清則魚石可見，神清則想倒可識。學清簡者尚自諠煩，況在亂使，焉可道哉！」後入馬鞍山，每

多毒蛇，噬人必死，然山來往，都不為害。諸餘僮侍晨夕所行，一無所懼，曾蹋被嚙，山以水洗之，尋爾還復。後還天勅山，夏坐樹下，人來山所，逢虎迫逐，便入繩床下，虎蹲床前。山曰：「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？」即脫衣以施，虎屈起而永去。

後其小子於山訪獲，山曰：「爾來何為？」曰：「久不奉見，生死不知，故來定省。」山曰：「汝去，各自覓活，更來與杖。」去後數年又來，山取杖欲捶之，兒卻住，曰：「闍梨遇兒如他人，他人可受打耶？」山大笑曰：「吾不打爾者，必更來，敗我道意。」遂長去。山年九十餘，終於山谷舍。

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，不知何許人，少居草堂，唯以禪誦為業，餘無所營。蜀土尤尚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，每至二時，四方大集，馳騁遊遨。諸僧忙遽，無一閑者。而旭端坐竹林，泊然寂想，瓶水自溢，爐香自然。諸人城西看了，相從參之。旭儼然不動，等同金石，三日之後，方復如常。四眾敬而異之，故覩如朝日之初出，同共目之為「旭上」也。年九十八。

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一

釋法通，姓關，京兆鄠人。小出家，極孤弱，隨風偃仆，似任羅綺。由是同侶頗輕之，通輒流淚。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：「通聞菩薩聖鑒，所願剋從，乞垂提誘，免斯輕侮。」因斯誦《觀音經》晝夜不捨。後歲餘，歸本生覲母，旦食訖，假寐於庭樹下，少間口中涎沫流液，向有三升。母以為物忤，遽呼覺，問：「何事如此？」通曰：「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，通噉始一驢，孃呼遂覺，餘二失之。」自爾覺身力雄勇，肌膚堅□，密舉大木石，不以為重。

寺有僧戡者，膂力之最。通竊取袈裟，安在柱下，戡初不見，謂是神鬼所為，通笑，為舉梁抽取，戡大駭服。有大石臼重五百餘斤，通於南山負來，供僧用，今見在，貯水施禽鳥。隋高祖重之。有西蕃貢一人，云大壯，在北門試相撲，無得者。帝頗恧之，云：「大隋國無有健者？」召通來，令相撲。通曰：「何處出家人為此事？必知氣力，把手即知。」便喚彼來，通任其把捉，其人努力把捉，通都不以為懷。至通後捉，摠攬兩手急搦，一時血出外瀆，彼即蟠臥在地乞命。通放之，曰：「我不敢殺捉，恐你手碎去。」於是大伏，舉朝稱慶。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，通為把豆麥便碎，倒曳車牛卻行，當時壯士命為「天力士」也。

煬帝末，避亂隱南山，乃負一具碨并犢子，大神通也。未幾丁母憂，出山歸葬，事了返山。雖力兼百夫，未曾忤物，精誠節約，時輩推之。以武德初卒，春秋五十六。

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二

釋道悅，姓張，荊州昭丘人。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，安貧苦節，尤能持念《大品》、《法華》，常誦為業，隨有經戒，日誦一卷，人並異之。初，智者入於玉泉，未有鐘磬，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，懸而擊之，聲響清徹。悅於此寺每誦卷通，扣磬一下，聞者肅然。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，聽者忘疲。所以幽明往者，屢有祥感。一時患水，腹脹如鼓，更無餘求，唯念《般若》。一夜正誦經次，腹忽如裂，水出滂流，及試手尋，洪腫頓消，病忽失所，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。

昔朱粲賊擾，唯悅守山，盜來求，減以惠給，餘更重取，煮而不熟，慙而返之。他日又來，將加害命，悅坐地不動，曰：「害吾止此，吾欲自見寺舍取盡。」遂放令引路，行數步又坐，曰：「吾沙門也，非引路之人。浮幻形骸，任從白刃。」賊奇其高尚也，送還本寺。

悅一生不衣蠶衣，唯服麻布。漢陽王至山，覩悅風儀，秀眉蘊服，請受戒品，又遺厚供，一無所受。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，因問：「何不著繒帛耶？」答曰：「蠶衣損命，乖忍辱之名；布服儉素，表慈悲之相。」王曰：「仲由不恥，夫子見稱。沙門慈忍，固其然也。」悅步影而食，少差虛噉，食留一分，以資飛走沉泳之屬，故慈善所熏，或飛來肩上，或浮泊手中。雖衣弊服，而絕無蚤蝨，時又巡村乞蝨養之，誡勿令殺。

悅居山五十餘年，春秋七十二矣，終於巖所。永徽中，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，自雲般若師，言已不見。然生存常誦《般若》，故人咸號焉。

隋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三

釋慧耀，姓岐，襄陽人。少沉密，訥言敏行，人共重之。受具後歷遊訪道，至鄭川命師所，又往衡岳思師所，咸伏膺請益，觀用清明。思公於眾曰：「公於實相觀，善有玄趣。」居山數年，值思長往，欲絕跡武當，以希素尚。行至巴丘，曰：「此地禪律罕聞，可隨行化。」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，相攜西上，居導因寺，積十四年不出戶庭，惟味禪靜。及智顗返鄉，歎為：「故鄉不乏賢友，足為模楷遺法也！」因是道俗稍來禮謁。耀杜門密行，不偶時俗。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：「吾不願惱此眾僧，欲往內華寺，可以閑放。」眾固留，不許。至三年二月有疾，見思、命二師來迎，至三月六日，跏坐直身而卒，年七十九，遂葬於內華。未終前，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剎傾倒，及明，異口同音而說之。

昔日導因，今天皇寺是也，見有柏殿五間兩廈。梁右軍將軍張僧繇自筆圖畫殿其工，正北盧舍那相好威嚴，光明時發，殿前五級亦放光明。祥徵休咎，故不備述。由此奇感，聊附此焉。

唐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四

釋慧因，姓張，清河武城人。昔依賢法師，後以雅志卓然，眾所推伏，欲屈知寺任，遂巡於蜀川，詢求禪律，訪無夷險，必往參請。唐運大通，自蜀而返。于時州別一寺，但三十僧，因即其一，持維志節，終始無忘。後為開聖本寺去荊五十餘里，山藪曠迥，阻絕風煙，乃獨止此山，草菴蘭若，二十餘載，四遠咸依。昔智者遺言，今宛符會。貞觀十九年大旱，而寺石泉獨無有竭，乃自負水，外給飛走，由斯獲濟。江陵令盧行餘承聞往之，索水飲馬，因負而給之。行餘謂少，頗出恚言，便遣馬就寺，俄值群豬來路，人無敢犯。後有二人，寺北竊食辛肉，虎來擁遶，哮吼將噉，其人得急，逃竄無方，因聞往救，虎乃潛退。斯戒德慈明，為若此也。《法華》一部、毘尼戒本，行往常誦，未忘心口。年七十五卒於本寺。

唐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五

釋法施，姓江，武當人。少而弘直，神智難測，形無定方，出處不滯。遊巴陵顯安寺，娑羅樹下宴嘿，而人亦莫之顧也。依《荊南記》云：晉永康元年，僧房床下忽生一樹，隨伐隨生，如是非一，樹生逾疾。咸共異之，置而不剪，旬日之間，植柯極棟，遂移房避之。自爾已後，樹長便遲，但極晚秀，夏中方有花葉，秋落與眾木不殊。多歷年稔，人莫識也。後外國僧見，攀而流涕，曰：「此娑羅樹也，佛處其下涅槃。吾思本事，所以泣耳。」而花開細白，不足觀採。元嘉十一年，忽生一花，形色如芙蓉樹，今見在此，亦一方之奇迹也。隋末喪亂，稱兵非一。蕭銑時為羅縣令，施拊背指巴陵城曰：「此天子城也。」後果王之。米極平賤，施誡深藏，人不測其言，於後米斗直萬五千，飢餒者眾。如此記授來事，若指諸掌。趙郡王伐偽梁，銑問：「今事如何？」施遺雙銅筋，銑曰：「令我同矣。」遂舉眾歸化，百姓咸賴，其德弘矣。嘗於江陵北頭陀，虎來牀側，人來，語虎曰：「佛子閉目。」虎即低頭閉目。斯遇猛獸如家犬者，斯人在斯。誦《勝天王》一部，靜念出觀，誦而美之。而精進牢強，越於常伍。後潛形高邁。

唐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六

釋慧岸者，未詳何人。面鼻似胡，言同蜀漢，往來市里，默言無准，人不之異。武德三年，科租至岷州，程期甚促。蜀人初不聞，謂在天外，人有儆購，科索萬錢，轉更驚急，謂往鬼國，被去者皆為死計，散費資糧，為不行之計。岸於新繁市大笑曰：「但

去必見歡喜。」捉負租，拗折數枚。眾人去，至鹿頭，道逢勅停，此前言之驗也。武德六年，輒復悲泣不能自禁，曰：「誰能見煩惱？」因沒水求死，眾人爭入水接之，乃端坐水底已卒。卒後，其年亢旱不收，疫死眾矣。

唐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二十七

釋法運，姓鄧，荊州長林人。姿容挺秀，有拔群之美，至於筭曆五行，洞其幽致。傳述楚二晦星，以運為一也。後值智曠禪師，誨以出俗之資，便削除俗玩，剃髮入道，修學禪要，志樂閑寂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，如常觀行，不隔昏曉。嘗誦〈七佛咒〉等，救濟無不輒應。隋末虎暴，摩頂曰：「天下正亂，百姓遑遑，汝可遠藏，莫為他厭。」及八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，安置供給，蕭銑次立，又加奉敬，所獲施物，即入悲敬二田。又於州內別置道場，號為龍歸精舍。銑乃請問興亡，答曰：「貧道薄德，不得久為善友。」時不測其言也。不久，趙郡王恭泝游兵至，又加頂謁。兵又東下，圖像隨身，又留一影，令運慈屬，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。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，妖邪鬼怪見必迴心，社廟神祇悉參歸戒。以武德中化往，春秋六十，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。

唐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二十八

貞觀年中，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，年十八時逃入高麗，拾得二寸許銅像，不知何神明，安皮袋中，每有飲噉酒肉，拔出祭之。逢高麗捉獲，具說：「我是北邊靺鞨。」不信，謂是細作，斫之三刀，不傷皮肉。疑是神人，問有何道術，答曰：「無也，唯供養神明而已。」乃出示之。曰：「此我國中佛也。」因說本末。看像背上有三刀痕，遂放之，令往唐國：「彼大有佛事，可諮問也。」其人得信在懷，深厭俗網，今在幽州出家。大聰明，有儀止，巡講採聽，隨聞便解。有疑錄出以問者，皆深隱，遠思者難之。

隋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九〈(神辯)〉

釋道辯，齊人，住泰山靈巖寺。居無常所，遊行為任，經史洞達，偏解數術。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部，年過七十。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，杖策登臨，眺望山水，多所表詣，如曾聞見。行至禪居寺，南嶺望云：「此寺達者所營，極盡山勢，眾侶繁盛，清肅有餘。如何後銳於前起閣？寺僧非唯寡少，更增諠諍相接。」曾未經涉，恰如其言。於是盤遊諸寺，備陳勝負，莫不幽通前識，鑒徹精靈。又至諸墓，亦陳休咎。有士俗〈(姓名去者。)〉請為圖其墳塋；巡歷峴原，示其一所，曰：「此中安墓，足食豐財。」入地三尺，獲

粟一升，又深一丈，獲石二片，五彩交映，斯曰財緣，依言掘鑿，果獲粟石，遂行卜葬，至今殷有。

襄州有袁山松者，博覽經誥，時號儒宗，聞辯學廣，故來尋造，以楊子《太玄》、王弼《易道》用相探□。辯曰：「楊、王道術，未足研尋，可賜愚徒，無聞智者。」松勃然變色，笑辯抑揚。辯曰：「公學未周，信其前述，可除我、固，當為指歸。」便引《太玄經》云「又於玄象，偏所留心，曾不寢臥，夜便露視，審宿度之所次，察孛彗之光景」，便告人云：「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，告余云：『晉朝道安妙於此術，人雖化往，遺文在焉。其所注《素女》之經，最為要舉。』恨失其本，如何得之？」時有一僧偶然獲本，請為披決，辯得欣然，即為銷摘，此僧茫昧，情猶夢海，遂以惠之。辯曰：「安目『彌天』，誠非虛稱，學統彌綸，數術窮盡。此雖四紙，文綜無遺，要約包富，靈臺斯盡。」于時月臨井宿，便云：「事在西楚，可告道俗，宜營水備。」不盈兩夕，漢江大漲，汎溢襄邑，城隍將沒。預見之明，其類若此。所得財物，並用市金，將事合丹，擬延其壽。人告來盜，不可行之，便云：「盜假遁甲六丁，吾明此術，常以月朔加氣，何得相欺！吾不畏也。」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，不知所往。

隋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三十

釋慧琳，姓薛，綿州神泉人。以隋初隱於建明寺，清虛守靜，與物不群。寺有塑像，常在供養，像為生鬚三十六枚。大業末年掃一古墳，竪二竹竿，云是天眼，後忽拔一，云：「弘農楊為魔所拔也。」不久，義寧嗣曆。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，日雖炎赫，身無熱狀。口雖涉道，形同於俗，言談之次，以理居先。雒縣先有育王浮圖，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，云：「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。」未經旬日，遂被火燒。武德年中潛伏草野，人莫知也。彼有楊祜師，不測何人，直往草中相見，曾生未面，宛若舊朋，各云「別來八百年矣」。曾為人咒病得差，病者令女賣裙以施，女遂留衣送直。琳遙見，謂曰：「但將裙來，我不須錢。」女驚其聖。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。

隋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三十一

釋洪滿，姓梁，安定人。在俗，年十五遇時患，雙足攣躄，常念《觀音經》三年，忽有僧執澡罐，在前立不言。問曰：「師從何來？」答曰：「以檀越常喚，所以來。」滿扣頭問曰：「弟子往何罪，報今施此攣躄。」僧曰：「汝前身拘縛物命，餘殃致爾。汝但閉目，吾為汝療之。」滿隨言冥目，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卻，既了開目，將欲謝恩，失僧所在，起行如故。滿乃悟是觀音，因爾精誠，誓不妻娶。後忽自通禪觀，

安坐不動，乃經三日七日者。開皇初元，變俗從道，住救度寺，大業融併，入居法海。貞觀十三年卒，春秋八十三矣。

隋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

釋智顯，住遼州護明寺。少出家，戒操貞峻，立操耿介，勇銳居懷，聞川聞見，莫不高賞。專務坐禪，人不知其所詣。隋末賊起，川原交陣，相推不已，動經旬朔。顯於兩陣以道和通，往返彌時，俱隨和散，合郡同嘉，敬而重之。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，并被驅掠，顯遂隱身不見，後訪得，問，云：「我念觀音，不值賊。」有同學在箕山守靜，獵者奪糧頓盡，顯遠知之，使人送米。其通幽解網，非可究也。而任吹虛舟，無所拘礙，每有苦處，輒往救拔。是知大悲攝濟，隨方利生，雖行位殊倫，而心焉靡異。不測其終。

唐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

釋法聰，姓陳，住蘇州常樂寺。初，負袠週遊，法席參詣，隨聞雖曉，然未本意，意在息言，然言為理詮，事須博覽，不著為本，無得虛延，灰亦除垢，灰亦須淨。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，觀顧泉石，僧眾清嚴，一見發心，思從解髮。時遇善友，依言度脫，遂誦《大品》，不久便通。又往會稽，聽一音慧敏法師講，得自於心，蕩然無累。貞觀十五年，還杭、蘇等州開導，集眾受道者三百餘人。自爾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相續二十餘遍。貞觀十九年，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：「為我請聰法師，受菩薩戒。」依言為授。又降祝曰：「自今以往，酒肉五辛，一切悉斷。後若祈福，可請眾僧在廟設齋行道。」又，二十一年，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：「為我請聰法師講《涅槃經》。」道俗奉迎，幡花相接，遂往就講。餘數紙在，又降祝曰：「蒙法師講說，得稟法言。神道業障，多有苦惱，自聽法來，身鱗甲內細虫噉苦已得輕昇。」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，更講《大品》一遍。」乃不違之。顯慶元年冬，謂弟子曰：「吾不久捨報，可施諸禽鳥。」而恒講不輟。後講於高座上，麈尾忽墮而終，春秋七十一矣。

唐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

釋僧明者，不知何人，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，守一切經，禪誦為業。自云：「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，禮花林山，訪文殊師利。至一石谷，漸深，見有石臼、木杵，又見兩人形大無影，眉長披髮，眼瞼上掩。師便頂禮請救，其人曰：『汝穀皃小，

遠從何來？』答：『昭果寺僧，習禪樂道，隱在娑婆，已數十年。然食五穀，願真人救苦。』報曰：『待共眾議。』須臾更一人來，長大，著樹皮衣，云：『汝來已久，可遂我至寺。』行大石側，忽見山谷異常，廊院周遶，狀若天宮。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，問所來方，言議久之，送出。後重尋失路，還舊業定。」以貞觀十六年卒，八十一矣。今娑婆寺二甎塔存。

唐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

釋明隱者，少習禪學次第觀，十一切入。在中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，唯以定業，餘無所懷。又往佛光山寺七年，又住大孚寺九年。志道之徒，相從不絕，道俗供事，填委山林。永徽二年，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，追還寺任，辭不獲免。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，端坐熙怡，如在久定。

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，甘泉美岫，往而忘返。有僧服水得仙，身如羅穀，明見藏府骨髓，武德年末行於山澤，今村中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。

五臺山者，斯為神聖所憩。中臺最高，所望諸山並下。上有大泉，名曰太華，傍有二塔，後諸小石塔，動有百千云，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，石上人馬大跡，儼然如初。從中臺東南三十里，至大孚靈鷲寺，南有花園，前後遇聖，多於此地。有東西二道場，中含一谷，西北上八里許，有王子燒身塔寺，元是齊帝第三子，性樂佛法，思見文殊，故來山尋，如其所願，燒身供養，因而起塔。所將內侍劉謙之，於此寺中七日行道，祈請文殊，既遇聖者，奄復丈夫，曉悟《華嚴經》義，乃造《華嚴論》六百卷。今五臺諸寺收束，猶有三百許卷。近龍朔中，主人令會昌寺僧會賾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，與五臺縣官同往，備見聖迹，異香鐘聲，相續不絕。

唐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

釋法空者，不知何人，隋末任雁門郡府鷹擊郎將。時年四十，欻自生厭離，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，志慕佛法，情無已已。揔召家屬，曰：「吾為爾沉滯久矣，旦夕區區，止是供給。可各自取計，吾自決矣。」便裹糧負襆，獨詣臺山，飢則餐松皮柏末，寒則入穴苫覆，專思經中要偈，亦無所參問。時賊寇交起，追擊攸歸，府司郡官，所在追掩。將至禁所，正念不語，志逾慷慨，跏坐不動，不食不息，已經五日。守令以下莫不驚愕，因放之，任其所往。一坐三十餘載，禽獸以為親隣。妻子尋獲，欲致糧粒，空曰：「吾厭俗為道，以解脫為先。自今以往，願為善知識。非爾纏縛，吾何解之。更不須相見！」於是遂絕。幽居日久，每有清聲召曰「空禪」，如是非一。空知是自心境界，以法遣之，

後遂安靜。初學九次，以禪用乃明，終為對礙，遂學大乘離相。有從學者，並以此誨之。不知所終。

唐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

釋明濬，姓孫，齊人。善章草，常以《金剛般若》為業。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，心上暖，周時方蘇，說云：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，問：「一生作何業？」濬答：「但誦《金剛般若經》。」王曰：「不可言！師可更誦，滿十萬遍，明年必生淨土。弟子不見師也。」還，令二青衣送至寺。濬自爾精苦，倍百逾厲。至二年三月卒寺，眾咸聞異香云。

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〈(宋尚禮)〉

釋明解者，姓姚，住京師普光寺。有神明，薄知才學，琴詩書畫，京邑有聲。然調情敞怳，頗以知解自傲，於諸長少無重敬心。至於飲噉，不異恒俗。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，解因此際往赴東都，策第及之。行次將仕，乃脫袈裟：「吾今脫此驢皮，預在人矣。」遂置酒集諸士俗，賦詩曰「一乘本非有，三空何所歸」云云。不久病卒，與友僧夢曰：「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，甚患飢渴。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？」及覺，遂列食於野祭之，又夢極慙愧云云。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，曰：「我以不信敬，生處極惡，思得功德，無由可辦。卿舊與相知，何為不能書一兩卷經耶？」又遺其詩曰：「握手不能別，撫膺聊自傷。痛矣時陰短，悲哉泉路長。野風驚晚吹，荒隧落寒霜。留情何所贈，惟斯內典章。」畫工不識書，令誦十八遍已便去，遂覺，向諸僧俗說之。嗟乎明解！可惜一生妄存耶！我自陷千載，斯謂徒生徒死。大聖豈虛言哉！

貞觀中，洺州宋尚禮者，薄學有神明，好為譎詭詩賦。罷縣還，貧無食，好乞貸。至鄴戒德寺貸粟，數與不還，又從重貸，不與之，因發憤造《慳伽斗賦》，可有十紙許，加飾莊嚴慳態，時俗常誦，以為口實。見僧輒弄，亦為黃巾所笑。及禮將死，謗毀自當，兩目圓赤，見者咸畏，吁嗟擾攘，少時而絕。

唐兗州法集寺釋法沖傳三十九

釋法沖，字孝敦，姓李氏，隴西成紀人。父祖歷仕魏、齊，故又生於兗部。沖幼而秀異，傲岸時俗。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，相謂曰：「丈夫年不登五品者，則共不仕，為逸人矣。」沖年二十四，果為鷹揚郎將。遭母憂，讀《涅槃經》，見「居家迫迮」之文，

遂發出家心。聽《涅槃》三十餘遍。又至安州曇法師下聽《大品》、三論、《楞伽經》，即入武都山修業。年三十，行至冀州。

貞觀初年下勅，有私度者處以極刑，沖誓亡身，便即剃落。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，資給告窮，便造詣州宰，曰：「如有死事，沖身當之。但施道糧，終獲福祐。」守宰等嘉其烈亮，冒網周濟。乃分僧兩處，各置米倉可十斛許。一所徒眾四十餘人，純學大乘，并修禪業，經年食米，如本不減。一所有五六十人，纔經兩日，食米便盡，由不修禪，兼作外學。沖告曰：「不足怪也。能行道者，白毫之惠耳。」蓋利由道感，還供道眾，行殊道業，理固屢空。于時逃難轉多，復弊霖雨，無處投止。山有大巖，猛獸所居，沖往詣巖穴，告曰：「今窮客相投，可見容不？」虎乃相攜而去。遂咸依之，仍聽《華嚴》等經。

及難解，重至安州。有道士蔡子晃者，閑習內外，款狎僧倫。道俗盛集僧寺，乃令晃開佛經。沖曰：「汝形同外道，邪述纏懷，苟講佛經，終歸名利。我道俗無名，要惟釋子，身既在此，畢不得行。早可識機，無悔於後。」晃聞默然，逡巡而退。爾時大眾歎曰：「護法菩薩，斯其人哉！」

沖以《楞伽》奧典，沉淪日久，所在追訪，無憚夷險。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，即依師學，屢擊大節，便捨徒眾，任沖轉教，即相續講三十餘遍。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，又得百遍。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，慧觀法師筆受，故其文理克諧，行質相貫，專唯念惠，不在話言。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，忘言忘念，無得正觀為宗。後行中原，慧可禪師創得綱紐，魏境文學多不齒之，領宗得意者，時能啓悟。今以人代轉遠，紕繆後學，可公別傳，略以詳之。今敘師承，以為承嗣所學，歷然有據。達磨禪師後，有慧可、惠育二人。育師受道心行，口未曾說。可禪師後，粲禪師、惠禪師、盛禪師、那老師、端禪師、長藏師、真法師、玉法師。〈(已上並口說玄理，不出文記。)〉可師後，善老師、〈(出抄四卷。)〉豐禪師、〈(出疏五卷。)〉明禪師、〈(出疏五卷。)〉胡明師、〈(出疏五卷。)〉遠承可師後，大聰師、〈(出疏五卷。)〉道蔭師、〈(抄四卷。)〉沖法師、〈(疏五卷。)〉岸法師、〈(疏五卷。)〉寵法師、〈(疏八卷。)〉大明師、〈(疏十卷)。)〉不承可師自依《攝論》者，遷禪師、〈(出疏四卷。)〉尚德律師、〈(出《入楞伽疏》十卷。)〉那老師後，實禪師、惠禪師、曠法師、弘智師。〈(名住京師西明，身亡法絕。)〉明禪師後，伽法師、寶瑜師、寶迎師、道瑩師。〈(並次第傳燈，于今揚化。)〉沖公自從經術，專以《楞伽》命家，前後敷弘將二百遍，須便為引，曾未涉文。而通變適緣，寄勢陶誘，得意如一，隨言便異。師學者苦請出義，乃告曰：「義者道理也。言說已麁，況舒在紙，麁中之麁矣。」事不獲已，作疏五卷，題為《私記》，今盛行之。

初，沖周行東川，不任官貫，頻有度次，高讓不受。年將知命，有勅度人，兗州度

抑令入度，隸州部法集寺。雖名預公貫，而栖泉石，撫接遺逸為心。房公位居台輔，作書召入，沖得，題背曰：「我於三界無所須，卿至三槐位亦極。」公又重延。不守恒度，翻翔都邑，即弘大法，晟動英髦，冠蓋雲蒸，歎未曾有。中書杜正倫親位法席，詳評玄義。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，曰：「何處老大德？」答：「兗州老小僧耳。」又問：「何為遠至？」答曰：「聞此少一乘，欲宣一乘。教網漉信地，魚龍故至。」潤曰：「斯實大心開士也。」因行至大興善寺，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，沖止之曰：「公勿於寺打人。」泰曰：「打人罪，我自當。」沖曰：「罪不自當，可遣他受。」然國家立寺，本欲安寧社稷，唯善行之。公今於寺打人，豈名為國祈福！」泰即禮謝。又，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，沖曰：「君依舊經出家，若不許弘舊經者，君可還俗，更依新翻經出家，方許君此意。」奘聞遂止。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，不可及也。然沖一生遊道為務，曾無栖泊。僕射于志寧曰：「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，不可名實拘之。」顯慶年言旋東夏，至今麟德年，七十九矣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(二)